

#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5 N.4 總 97 2025/10

**西方文明面臨存亡關頭 P.2**

**Western Civilization Stands on the Brink of Survival**

**理解清代中國基督教史的一個新視角 P.14**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Qing Dynasty China**

**答客問：教會為何要關心公共神學？ P.18**

**Q&A: Why Should the Church Care about Public Theology?**

**以愛為導向的屬靈服事 P.24**

**Love-Oriented Spiritual Ministry**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九10)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西方文明面臨存亡關頭 2  
Western Civilization Stands on the Brink of Survival 劉良淑
- 在亂世中認清 封底  
Truth and Discernment in an Age of Turmoil 程媽兒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人類的終極困境，上帝的救贖回應 8  
Humanity's Ultimate Crisis, God's Redemptive Response 王俊
- 理解清代中國基督教史的一個新視角 14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Qing Dynasty China 任小鵬
- 答客問：教會為何要關心公共神學？ 18  
Q&A: Why Should the Church Care about Public Theology? 羅秉祥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光燭我徑：共赴聖經與公共神學的思想盛宴 21  
Light unto My Path: A Feast of Reflections on Scripture and Public Theology 程媽兒
- 以愛為導向的屬靈服事 24  
Love-Oriented Spiritual Ministry 曉鷗
- 被真理尋見，為真理而行  
— 信仰之旅與學術呼召 26  
Found by Truth, Living for Truth  
— A Journey of Faith and an Academic Calling 曹瑩
- 挑戰生命，經歷翻轉—2024姊妹行軍紀實 29  
Challenging Life, Experiencing Transformation  
— A Record of 2024 Sisters' Trek 天靈

## 語言角 *Language Corner*

- 「窮」處遇見神 32  
Encountering God in Times of Distress 一二

## 回應與互動 *Reflection & Interaction*

- 讀信仰故事有感 32  
Reflections on Reading Stories of Faith 李開禮

# 恩福

Blessings, Vol. 25, No. 4, October 2025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5年10月 第二十五卷第四期 總97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Yan Cheng  
Contribut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Proofreading: Ling Tian  
English Editing: Andrea Lee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Hsiu-Hui Hsiao  
Illustration: Zhijian Cheng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程媽  
特約編輯 劉良淑  
校對 田玲  
英文編輯 李晏戎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蕭秀慧  
插圖 程志堅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7頁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Zelle奉獻: enfu1994@gmail.com

網上奉獻: 使用恩福網站，或掃描二維碼

恩福網站: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雜誌網頁: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福音轉化中華魂 真道重建世界觀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當前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徐志秋、陳愛光、蕭康、陳宗清、陳永昌、陳惠琬、劉哲沛  
郭英調、許基康

終身志工 駱傑雄、蘇文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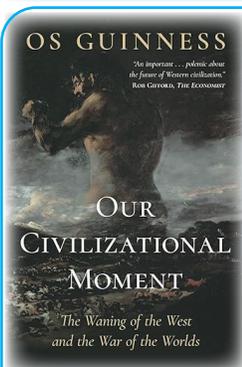
*Our Vision:*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The Bible Reconstructing Chinese Worldview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西方文明面臨 存亡關頭

劉良淑



*Our Civilizational Moment:  
The Waning of the West  
and the War of the Worlds*  
By Os Guinness (2024)

作者葛尼斯是社會評論家，二次大戰期間出生在中國，親眼見過1949年中共的革命奪權。他在英國受教育，畢業於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他寫過三十多本書。在本書中，他分析西方文明的興起、發展和衰落，而衰落的關鍵在於：它與激發本身文明的主要動力幾乎斷鏈。

## 西方文明快進博物館了？

歷史上偉大的文明幾乎都已成為廢墟，記在書裡，或進了博物館。西方文明是目前唯一的例外，然而似乎距離加入這行伍也為期不遠了。自十九世紀中葉起，愈來愈多人預告：西方文明必會衰落，西方霸權即將終結。

西方的偉大興起是史無前例的，而西方衰落的速度之快也

出人意料。1897年6月22日英女皇伊麗莎白的禧年慶，曾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頂峰象徵；然而1901年女皇去世，才不過數年，日不落帝國便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兩次大戰之後，好些一度龐大的帝國更在一代之間便崩塌。

十九世紀倍受羨慕的歐洲已不復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二十世紀變故颶風的先聲。在戰火中，生命、尊嚴、倫理秩序盪然無存，啟蒙運動引以為傲的進步概念全被推翻，西方文明的自義徹底遭到質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則出現了極權主義，核戰的威脅與環境的惡化使人不得不正視「末世」是否已然不遠！

如今，歐洲大陸盛行的理念愈來愈左，與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幾乎不相上下。雖然西方在二十一世紀還視自己在道德上略勝一籌，但在許多人眼中，它已經落入無法挽回的衰敗之中。



至於美國，她現代的領軍身分是因她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後冷戰中的角色得來的。但美軍在越南、伊拉克犯下的暴行，讓美國「世上的鹽」這一形象不復存在。如果現今墮胎、戀童、性混亂的情

對終極實體的信念，關係到一個文明的福祉；在文明的危機中，這信念更是能提供精密平衡的首要支點。Belief in ultimate reality is directly tied to the well-being of a civilization; in times of crisis, such belief becomes the primary anchor that provides delicate balance.

況是指標，那麼美國正在快速滑入一種死亡的文化。美國甚至可能比其他西方國家墮落得更快。

## 從野蠻到文明

在歐洲興起之前，世界上偉大的文明多半出現在亞洲、中東、地中海和南美洲。有好幾千年，歐洲只不過是部落和蠻族飄流的廣袤之地。說實在的，歐洲的根是野蠻人。在查理曼大帝（748－814）征服許多蠻族，並使他們歸信基督信仰之後，歐洲才逐漸有一體感。伊斯蘭的入侵和修道院改革運動（St. Benedict 480－587; St. Gregory, 540－604），則促使歐洲民族之間更加合作。

十二世紀是著名大學、大教堂、中世紀哲學、美妙聖樂興起的時代，展現出歐洲的潛力。接下來五百年，西方文明逐漸向全球伸展。知識界和藝術成就非凡（康德、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巴哈等），政治上西歐瀕海國家向外擴張。農業革命、工業革命、科學發現、科技研究、市場經濟紛至沓來，新發明改變了億萬人，甚至也讓如今西方的敵人強大起來。

十六世紀之後，西歐躍升為世界霸主。曾有中國學者評估其背後的原因：政治、經濟、法治雖然都是重要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是歐洲的「宗教」。公元380年，羅馬的狄奧德修大帝宣告以基督信仰為國教，使這信仰遍佈歐洲。然而使基督信仰對全球產生爆發力的，則是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當人人可以親自閱讀聖經之後，歐洲便出現了新的樣貌，並在世界歷史上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宗教改革之後的五、六百年，由歐洲與美洲構成的西方成為世界的霸主。

## 西方文明的核心

有關「文明」的辯論很多。「文化」是指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而「文明」之意，是否指某一種強力文化對自己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具

超越性，不再「落後」或「野蠻」？葛尼斯使用「文明」一詞，並不是溢美，而是指一種文化的優秀表現，不僅在各個領域「出類拔萃」（excellence），又能向各方面「擴充發展」（expansion），而且能夠代代「延續不已」（extension）。簡言之，「文明」是指一個社會及其生活方式升得夠高、傳得夠遠、留得夠長；這才配得上「文明」一詞。

西方曾被描述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文明，不是因其道德（其實，它的擴張常是不道德的），而是因其對全球的影響。大部分西方人都知道，基督信仰是對造物的「終極對象」保持忠誠，它強調「終極實體」（ultimate reality）的觀點。換言之，促成西方文明的，是人們對那位至高者、超越之神存著信心。這帶來人們對自己身分的認知——人是按神形像而造的生靈，是世界的管理者，必須過著遵守神誡命的生活，並且要向造物主交帳。

對終極實體的信念，關係到一個文明的福祉；在文明的危機中，這信念更是能提供精密平衡的首要支點。由基督信仰引伸而來的，是視「天賦人權」與「自由平等」為人的基本權利，以「愛神」與「愛人」為道德追求的指標。這成為西方文明的基石與核心概念。

## 相反的意識形態

現今的西方，內部的意識形態出現了劇烈的衝突。追溯其源頭，則為幾次翻天覆地的大改變：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十五、十六世紀）、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十八世紀）。這些歷史上的巨大衝突大多偏向高舉人、疏離神，其中的極端人士甚至拋棄基督信仰，視之為不合科學的神話。經過幾個世紀，西歐的文化呈現出「後基督教」現象；如今這些衝突在西方可謂已經達到頂峰。

西方自身曾經產生兩個可怕的異端：希特勒



從當今的世局來看，西方無疑已經來到自身文明的存亡時刻。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s global situation, the West has undoubtedly reached the moment of its civilizational survival or demise.

的極權「國家社會主義」，和列寧與史達林的極權「蘇維埃共產主義」。幸好，前者經過慘烈殘酷的戰爭已經消亡，後者也被國內抗爭的人民所拋棄。

如今全世界存在好些極權主義，它們對於人權與自由持著與西方文明完全相反的看法，且認為西方文明已走入窮途末路。它們無不想要趁勢擊敗西方，重塑全球的國際秩序。現今的極權主義大致可分為五種：在西方之內，為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極權傾向，與極端伊斯蘭主義；在西方之外，則有中共的極權威脅、俄羅斯的帝國主義，以及伊朗的伊斯蘭神權主義。

## 文明的存亡時刻

什麼是「文明的存亡時刻」？那是指一個文明在升起、轉折的過程中，與激活它之動力逐漸脫節、斷鏈，引致衰敗的巨變階段。這種時刻將帶出三種可能的方向：一是「更新」，恢復與最初文明動力的活潑關係，延續活力；二是「替換」，用另一種動力取代原先的動力；三是「衰敗」，退出歷史舞台。

文明的存亡時刻會像是一種過渡時期，結果不明朗，爭鬥與動亂不斷，衝突、戰爭、革命頻傳，就像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而熟悉自己歷史的西方人，會立刻聯想到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講論的那段時間，就是羅馬帝國衰敗與傾倒的時期。

西方只是在最近才面對這類爭戰。其實，西方真正的衰落原因在更深層，時間也更久遠，來自哲學、倫理、文化、經濟、科技各個層面。而若深究，最根本的因素其實是：曾經帶給西方文明動力的根源正在退化。一度使得西方文明充滿活力與團結力的信仰，如今已軟弱無力，甚至遭到鄙夷、棄絕。

從當今的世局



來看，西方無疑已經來到自身文明的存亡時刻。而西方最兇猛、最厲害的仇敵，其實來自內部，有時甚至出現在令人意外的地方，例如：曾經持保守立場的公司與軍隊。決戰時刻已經逼近，可惜太多人卻視而不見。

## 危機真的存在嗎？

自從普京入侵烏克蘭，以及中國、伊朗、北韓的威脅日深以來，「西方」的觀念再次為人們所注意。談到歐洲或西方，一般人仍會想到它們代表自由、民主，但究竟西方的團結力有多深？實在有待觀察。其實一種文明的強與弱，必然是先呈現於內，才展現於外。先是靈性、道德、文化，再是經濟、軍事，所以信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俄羅斯與中國現今令世界不安，然而這問題的出現，主要是因西方沒有處理好自己的問題，無法確認自己的身分和特性，導致西方的文明顯出頹勢。例如，美國倡導的「有序自由」，一度是針對無政府主義和威權主義的最強答案；然而現時的美國則對維護這種理念並不關心。普京2022年入侵之初，沒有料到西方能如此團結，可是歐洲與美國對於基本的文明問題，以及是否必須堅持對抗極權者，其實並不夠強硬，也不夠堅持，更不夠同心。

普京和他的支持者（如莫斯科大主教Kirill）宣稱：他們的行動是出於維護歷史和信仰。他們認為，俄國當以犧牲精神來作「人類的救星」，保衛「靈性文明」，抵擋西方的腐敗、雙重標準

和虛偽。十六世紀時，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都陷落了，有位神父（Filofel）提出「第三羅馬」理論：「兩個羅馬倒了，第三個羅馬（指東正教）卻會屹立，且不會再有第四個。」普京以這個傳說作為他侵略行動的掩飾。

歐洲有種說

有兩種態度讓人忽視今日西方文明的問題。其一為「只關注全球」；其二為「相信不會有事」。  
There are two attitudes that cause people to ignore the problems fac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today: the first is “focusing only on the global,” and the second is “believing that nothing will happen.”

法：「東方是西方，而西方則是非西方。」意思是，曾被共產主義統治過的東歐，如今欣賞傳統的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包括信仰、家庭和自由的重要；然而西歐卻認為，自己已經超越了這些。普京對西方弱點和腐化的尖刻分析，有些竟然取材於西方內部的評論。

簡言之，西方的問題就在西方本身。除非真正更新西方的信仰根基，否則局勢便無法扭轉。俄烏危機將難以解決，而深信「東升西降」、野心勃勃的中國正在伺機而動。

## 世界政府必導致自由失喪

有兩種態度讓人忽視今日西方文明的問題。其一為「只關注全球」；其二為「相信不會有事」。第一種人認為，如今應強調「胸襟開闊的永久性全球公民」，不要再去強調任何國家或文明。2020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Klaus Schwab）呼籲，疫情之後，全球應當「大重啟」（Great Reset）。許多全球進步主義的人都應聲附和。

全球主義、宇宙主義、後國家主義、超國家主義、跨國家進步主義等，都認為自己是「全地的公民」，他們寄望於「世界政府」，認為進步是無可否認的。在他們眼中，核戰、人口過剩、疫情、氣候變遷、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威脅等危機，讓他們的主張更顯重要。他們對全球科學、科技、經濟、醫療、包容性政治等的發展保持樂觀，認為這是使人類脫離貧困、落後、迷信的辦法。

然而反對全球主義的警惕主義者卻認為，倘若出現世界政府，所有人將會「不擁有一物而幸福著」，吃「加工昆蟲」和「列印肉」，住在「15分鐘城市」！

其實新一代的全球主義者應該切記，他們所高舉的所有進步成果，都是拜西方文明所賜。他

們所強調的進步只是在物質層面，然而全球物質的分配既不均勻，也不穩定。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常被視為兩種不同的極端，一左，一右。其實它們有相似之處——都根源於法國革命，追求國家的權力，且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極權帝國主義。如今，習近平的「全球文明倡議」和西方的「全球大重啟」組成一個大鉗子，成為人類自由和未來的巨大威脅。

## 一個根本問題——主權

談到全球化，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主權」：個人的自由、責任的承擔、公民的抉擇權。這是人類自我管理、地方治理、健全的公民社會和深厚民主的核心。

但，今天「主權」是屬於誰的？它的基礎是什麼？個人、家庭、社區是否仍擁有主權？還是一般人的主權已經被政治菁英所取代？未來所有人的決定，是否都將由全球專家、超銀河理事會，或超極人工智能來代作？

在西方，家庭、教會、學校、伸張人權的組織，這些制衡政府權力過分擴張的重要機制，目前處於怎樣的光景？倘若沒有信仰的鼓舞，這類

公民社會的機制還能復興，發揮制衡的力量，保護我們的主權嗎？

## 信仰不該被禁止公開發聲

既然西方的危機有一部分是由靈性的危機造成，解決的辦法也就必然要把靈性層面包含在內。然而，西方在高度世俗化的氛圍下，信仰常是被刪去的因素。以歐盟為例，它對自己的基督信仰出身幾乎恥於提及。提到宗教，經常只講其醜聞、缺點、軟弱的樣貌，又說它助長了政治衝突和恐怖主義。而美國則在知識界的帶頭之下，也愈來愈抗拒塑造成西方的信仰。

然而若不瞭解信仰，缺了這個環節，任何西



但今天在嚴肅的公開討論中，信仰的角度卻往往被刪除——不僅被世俗思想家，甚至也被信徒本身。Yet in today's serious public discussions, the perspective of faith is often excluded—not only by secular thinkers but even by believers themselves.

方對當下危機的理解都會是偏差的、不充分的。有兩個原因讓人不能無視信仰。第一，信仰是人們對終極實體的信念，也是他們效忠的對象。第二，西方的危機與信仰的危機息息相關，且信仰將扮演關鍵角色，影響最後的結果。儘管把宗教與倫理的信念應用在內政和外交上十分困難，然而，在制定嚴肅的政策時，仍有必要先對世界宗教和人心靈性的饑渴有某種程度的瞭解與同情。

讓信仰參與公共事務是必要的。從政治層面來看，負面而言，政治的治理其實是一種對於人性與人本質的詮釋；例如，專制和獨裁必然與「人沒有尊嚴」伴行。正面而言，人的自由假定了人具有尊嚴與價值；因此若強調信仰，便會去保護自由，尊重家庭、學校、教會等培育信仰的單位，以保證自由的延續。從哲學層面來看，究竟什麼才是值得相信的終極實體，乃是哲學的根本課題。

但今天在嚴肅的公開討論中，信仰的角度卻往往被刪除——不僅被世俗思想家，甚至也被信徒本身。世俗人士蔑視信仰，以為是「附帶現象」，是表層的裝飾品，並不是社會的根基；而基督徒學者專家在公共場所也不再提到信仰，只的心理學、社會學等來折服人。

然而，如果基督信仰所宣講的是真實的，那麼，它所講的終極實體必須是思想與決策最後的決定因素，是絕對不可以被剔除的。如果西方興起背後的主要因素，是對造物之神的信仰，那麼它對西方的衰敗或更新必然也舉足輕重。

## 文明更新的願景

當西方文明靠著信仰再度更新、翻轉，真自由的願景才能實現：政治上能保有自治的政體，社會上能展現有序的自由，每個人擁有良心的自由，公共場所出現多元的「市民廣場」等。

當下政治問題的核心議題是「自由」和「主權」。「自由」意指：人人能自由思想，自由發言，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起。「主權」意指：責任能在下列範疇中取得平衡——個人、地方、國家和全球；不致倒向全球中央化，而犧牲個人、地方和國家。

保存自由的最佳方式，是按原則來處理，而非以解決問題作為出發點（這是全球主義的思

維）。根本的原則為建立「宜人」的社會，即如：保障人的尊嚴、自由、公平、和平、公民地位、包容差異而共處。施行的方式，首先是依據原則來擬定政治方案，以達成這些理念，然後再針對全球問題，制定實際解決辦法。

## 選項只有兩種

大體而言，世上的信仰（或哲學/世界觀）可分三大類，每一類對於終極實體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第一類出於東方（包括印度教、佛教、新紀元運動）。第二類是以世俗為本（包括無神論、不可知論、自然主義、物質主義）。第三類是由亞伯拉罕傳來（包括猶太教、基督信仰、伊斯蘭教）。但從西方歷史看來，較明顯的選項只有後二者。



1992年世俗主義者維達（Gore Vida）在哈佛演講，認為塑造出今日西方信仰的一神論是錯誤的，是「我們文化核心中那最窮兇惡極的邪惡」；而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理性，完全足以帶領人類前進。然而世俗主義所提供的未來，是不同形式之權力、專制和威權主義的融合。現時專制的中國、俄羅斯、伊朗日漸興起，招聚眾多非民主國家，在全球散播恐怖，威脅著人的尊嚴與自由。而在西方內部，各種傾向民主極權主義的運動（數位超理性主義、紅色的馬克思浪潮、彩虹的性革命運動、黑色的極端伊斯蘭、金色的菁英主義）正風起雲湧，也朝著同樣的方向前進。

主張「全球大重設」的人士有政治菁英與企業大佬為同盟。他們認為，只有一個又一個領域被全球理事會掌握，人類和地球才能免於戰爭、環境災難、人口危機和無止盡的流行病。但，這

在這個文明存亡的時刻，抉擇是我們要作的，結果也是我們要承受的。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civilization, the choice is ours—and so are the consequences.



絕不是唯一的選項。

社會學家斯塔克 (Rodney Stark) 在《唯一真神》(One True God) 一書中反駁道，在人類歷史中，一神論的信仰是最具創新性、最有影響力的；若沒有它，就不會有西方，若不靠它，西方就無法延續。相信宇宙背後的終極實體是有位格的造物主的人，可以大聲宣告：西方文明的更新是可能的，復興的前路是光明的。

### 作抉擇的關鍵時刻

西方文明已經來到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沒有退路。若不更新，就是衰亡。不是自由，就是獨裁。在這個文明存亡的時刻，抉擇是我們要作的，結果也是我們要承受的。抉擇時刻就是現今，不能再拖延。

想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美國人，倘若不知道美國是如何形成的，就是白費力氣。同樣，西方若想要恢復昔日的光輝，卻不認真思考西方是怎麼形成的，也必將一事無成。

瑞士歷史學家柏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是十九世紀偉大的思想家，他在《掌控與自由》(Force and Freedom) 一書的末尾，預測二十世

紀將出現獨裁的趨勢。他寫道，退一步審視整個歷史，彷彿在陸地上可以觀察到海上有風暴正在形成。當時文明國家的政治形式正在轉變，舊日的理想正在煙消雲散，多地正在蘊釀衝突，各種全球性運動正在動搖社會結構的根基。然而，我們仍可能看到「人的靈正在構建自己的新居。」他下結論道：「任何人，只要心裡有這樣的願望，就會窮其一生去追尋。」

葛尼斯基於自身一輩子的經歷，經過集思廣益，下結論道：唯有立基於猶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連結於塑造西方偉大文明的思想與理念之源，西方才能在這個文明存亡的關頭再次更新，並帶領全人類向前，邁向真正人人和睦同居的美好未來。

此刻的抉擇不是單擺在西方面前，也是擺在全世界面前。我們要選擇生命，選擇人的尊嚴，選擇自由，選擇公平，選擇和平，選擇避免落入威權主義的深淵，而達到幸福！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 人類的終極困境 上帝的救贖回應

王俊

編按：本文是96期《恩福》雜誌的專文「从基督信仰看《瞬息全宇宙》」之續篇，探討人類與這個世界、與空間和時間的關係。人類想要突破，但作為受造物最終無能為力，只有等待上帝的救贖。

上下兩篇均摘錄整理自王俊牧師撰寫的《現代世界中的怕與愛》第五章。該書是對2022年美國科幻電影《瞬息全宇宙》（英語：*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的剖析、反思與回應。

## 世界的破碎、荒蕪與拯救

這世界非我家，是因為這個世界已被罪玷污和轄制了。這個世界早就破碎不堪，外面的豐富掩蓋著內在的荒蕪，這是一個需要被拯救的世界。電影《瞬息全宇宙》用藝術化的手法表現了這個世界的破碎和荒蕪，把它呈現為一個需要被



拯救的地方。不僅如此，人們都在有意無意地尋找拯救，展現出了各種不同的拯救路徑。

《瞬息全宇宙》所展現的世界是一個破碎的世界。這個世界被文化、語言、種族、職業、性別、科技等分割或分裂，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這個世界好像由一個個小隔間組成，他們好像彼此相連，卻又彼此間

隔。也因為如此，這個世界的特點就表現為藕斷絲連。這個破碎的世界雖然藕斷絲連，卻無法阻擋人內在的荒蕪。連接人與人之間的那段藕絲無法支撐人們彼此之間的情感和內在需求，無法讓他們彼此溝通。

我們看到，這種世界的荒蕪化在Evelyn家中表現得十分明顯。Evelyn在洗衣店中的生活是繁忙的、緊張的、機械的、缺乏人情味的。她被這個用來謀生的工作緊緊地捆綁著，心無旁騖，被

人類是需要被拯救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或多或少、或隱或顯都知道，也都在尋找各種救贖的方式。Human beings need salvation. Those who live in this world know it—more or less, openly or secretly—and all are searching for ways of redemption.

它所製造，變得機械、冷漠。雖然她偶爾也會想起昔日的京戲，甚至還有寫作的衝動，但在繁忙的生活中，這些都只能付諸厥如。她為謀生放棄了自己的精神追求，她生活在機械呆板的洗衣店裡，內外都日漸荒蕪。Evelyn的老公雖然不如Evelyn那樣緊張，偶爾還可以和顧客一起跳舞，但他受制於Evelyn：他被限制在洗衣店中，一舉一動都受到Evelyn的管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於他也感覺無法忍受，想要和Evelyn離婚，這表明他也生活在荒蕪之中。Joy就更不用說了，她所有的生活疊加起來，只能構成一個導向荒漠的黑色甜甜圈。除他們之外，其他人也都是如此，都掙扎在各自的生活鏈條上，盼望可以得到拯救，進入一個理想的Alpha宇宙。

Alpha宇宙是人自我拯救的理想，是那些不堪忍受現實世界的人希望進入的理想世界。電影《瞬息全宇宙》中的人，除了Joy，似乎都懷有Alpha宇宙的梦想，他們都在追求各自的Alpha宇宙。我們看到，在Evelyn通過宇宙跳躍進入Alpha宇宙的過程中，那些與她有關的人都進入了Alpha宇宙：她的老爹、她老公、警察、與她競爭的廚師……，這是不是在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Alpha宇宙的梦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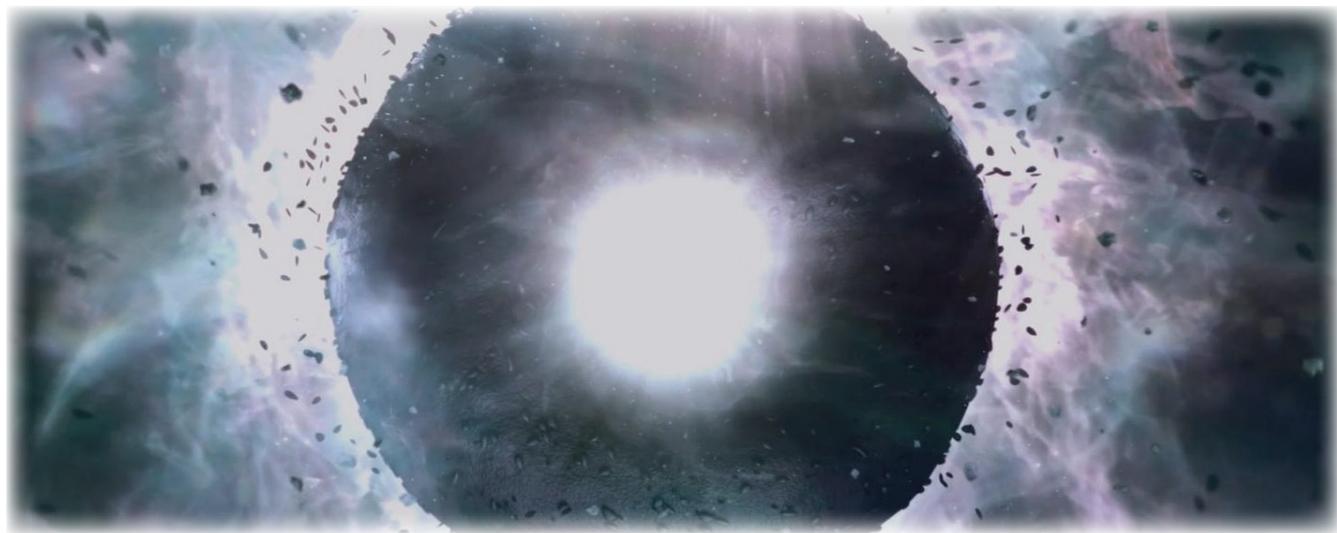
可是，這個夢想能實現嗎？這個夢想能拯救他們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發現，這些進入Alpha宇宙的人，他們並沒有變得更完美，他們之間的衝突也沒有消除，雖然他們各自似乎變得更強大了。但是，在他們變得更強大之後，他們之間的衝突也變得更劇烈、更危險了。

人類是需要被拯救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或多或少、或隱或顯都知道，也都在尋找各種救贖的方式。在現代世界，各種救贖多體現為各種主義：共產主義、技術主義、消費主義，等等。但是，就像過去的各種宗教不能拯救人一樣，現在的各種主義也不能拯救人。

如果人類無法自己拯救自己，那麼誰可以來拯救我們呢？答案只能是創造世界和人類的上帝，是可以赦免人類罪惡過犯的上帝，即三位一體的上帝。上帝之所以能拯救人類和世界，乃是因為人類和世界都是祂造的，並且祂深深地愛著人類，為了能拯救人類，祂甚至願意犧牲祂自己，這就是基督信仰帶給世人的福音。這個破碎而荒蕪的世界需要那個唯一的救主，惟有祂是「道路、真理、生命」，人們惟有藉著祂才能到天父那裡去，才可以進入一個沒有罪惡的天國。你相信這個福音嗎？你若相信，你就能獲得拯救。否則，你還會像電影《瞬息全宇宙》中的各樣人物那樣，生活在破碎、荒蕪、失望，乃至絕望的世界中，還會在追求自我救贖的過程中落入自我毀滅，就像Joy那樣。

## 有限時空與全宇宙

在很多人看來，如果人能突破有限時空，就可以獲得自由，甚至是拯救。因此，他們總是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作出各種突破時空的驚人努力。顯然，電影《瞬息全宇宙》中，Evelyn和Waymond移民美國就是這樣一種努力，電影中的宇宙跳躍也是這樣一種努力。問題是，



從人的這種全宇宙夢想或幻想當中，我們可以聯想到人類被逐出伊甸園時的情景。From this universal dream—or fantasy—we are reminded of the scene when humankind was expelled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人們的這種對有限時空的突破真的能讓人獲得自由或拯救嗎？他們有可能進入一種全宇宙的視野或時空模式嗎？從電影之所以取名《瞬息全宇宙》來看，答案似乎是可能的，只是這種可能性不在於實際

的時空突破，而在於一種心理突破，即在某種特殊心理狀態中突然獲得的突破，因此是一種all at once中的everything 和everywhere。

Evelyn和Waymond之所以選擇離開香港，移民到美國，當然有擺脫香港狹小空間限制的因素。他們在香港的時候，十有八九是生活在鴿子籠般的空間裡。到了美國，他們很快就生活在更大的空間裡，有了自己的house。但他們對時空突破的願望顯然不僅在此，更在於他們想獲得更大的社會、文化、精神方面的自由。在移民美國之後，Evelyn擺脫了父親和師傅的控制，獲得了更多的人身和精神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她來美國是精神上的巨大時空突破。

但是，他們只是從一種時空限制走到了另一種時空限制——移民後，不但要適應地理氣候環境，還要適應語言社會環境、文化精神環境。來到美國的Evelyn還是只能生活在有限時空中，她的時空突破是有限的。對於Evelyn這位頗具藝術氣質的女性來說，這樣的突破顯然不能讓她滿意。報稅處的心理崩潰讓Evelyn的全宇宙願景顯露了出來：她渴望跳躍出現實世界，進入多重宇宙，甚至進入元宇宙。不只是Evelyn想進行宇宙跳躍和進入元宇宙，很多人都是如此：Waymond、Evelyn的老爹，還有其他進入Alpha宇宙的各色人等，都有這樣的衝動。這是不是也清楚表明：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受制於有限時空，都希望突破有限時空、超越有限時空並進入全宇



宙和完美宇宙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作為有限的人，他們無法真正完全突破有限時空進入全宇宙。因此，全宇宙圖景僅僅是一種幻想和心理衝動，頂多是一種理

想，只能在心理或精神空間發生。

不難看到，《瞬息全宇宙》用心理崩潰的方式呈現了人們全宇宙的梦想或幻想，但又清楚地告訴人們，它只能是夢想或幻想；就藝術來說，它是一種天馬行空式的想象。可是，問題就只是如此嗎？答案是否定的。從人的這種全宇宙夢想或幻想當中，我們可以聯想到人類被逐出伊甸園時的情景。上帝之所以把人類逐出伊甸園，就是因為人們在吃了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之後，想變得像上帝一樣。人想和上帝一樣，掌管一切，掌管時空，電影所呈現出來的全宇宙夢想或幻想，不正是人們這種無法自拔的渴望麼？從基督信仰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人們希望成為上帝，希望超越時空、掌管時空和一切，希望自己拯救自己。這就是人的罪，可是有多少人意識到這一點又坦然承認呢？

## 瞬間與永恒

除了想以突破空間的方式擺脫限制和獲得全宇宙圖景之外，人們還想以穿透時間的方式擺脫限制並獲得永恒，這就是所謂的瞬間永恒。顯然，《瞬息全宇宙》的標題就包含了瞬間永恒的理解或追求。所謂瞬間永恒，既可看作一種心理概念，也可看成一種宗教概念：它認為永恒隱藏在瞬間之中，誰若突然覺悟，洞悉瞬間，就進入永恒或把握永恒。

在電影《瞬息全宇宙》中，單純的客觀時間

人類想突破時空，想進入全景宇宙、全景時間，想擺脫時空，獲得永恒。可是，人類必須承認：自己只是被造物，不是造物主。Humanity longs to transcend space and time, to enter a boundless universe and timeless reality, to break free from temporality and gain eternity. Yet we must admit: we are creatures, not the Creator.

敘事很少，只有Evelyn在報稅處精神崩潰之前，以及在電影結束時他們全家和好之後。除此之外，電影的敘述都處在內在時間與客觀時間所交錯的立體時間敘事之中。借用這種立體的空間敘事，電影中的時間就在過去、現在、將來當中交叉和交錯，一會兒是科幻式的將來時間，一會兒是回憶式的過去時間，一會兒又從虛幻落入現實。借用科學技術和心理技術，電影用一個短暫的瞬間整合了過去、現在和將來，把一家三代呈現在不同時空之中，把一個本不算精彩的代際與人生故事表述得極為豐富、真實，充滿魔幻和跌宕，達到了用瞬間表達全景時間的驚人效果。電影《瞬息全宇宙》中的全景時間只是一種敘事方式和敘事效果，它並不是一種真正的全景時間，它只是用時空交錯的形式敘述了一家三代之間的碎片式故事，特別是主角Evelyn的故事。並且，這個碎片化的故事雖然在全景時間敘事中得以整體呈現，但它的全景時間和整體敘事都是相對的，需要依靠觀眾的想象力去重建。

也正因為如此，這部電影並不是很容易理解，也引起了很多的誤解。他們會認為這是一部無厘頭的娛樂電影，是一部純粹的後現代解構電影，是一種大雜脛式的拼湊，是完全天馬行空式的臆想之作，甚至是一部爛片。但是，能看懂這部電影的人決不會這樣認為。相反，它是一部極具藝術和思想價值的上乘之作，它揉合了各種技術、文化、思想、哲學和宗教，它竭力呈現一個全宇宙圖景，它盡力用瞬間展示時間全景，它在「究天人之際」，在「上窮碧落下黃泉」。

人類想突破時空，想進入全景宇宙、全景時間，想擺脫時空，獲得永恒。可是，人類必須承認：自己只是被造物，不是造物主。然而，人類不想承認自己是被造物，而是想成為造物主。

但是，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因為人就是被造物。人之所以有創造力，可以不斷突破時空的限制，可以不斷超越自我，可以創造出燦爛的文明，乃是因為他們具有上帝的形象，具有上帝所賦予他們的創造力。

人類被創造在時空當中，時空是人類在世界當中的存在形式，是人類無法完全擺脫和超越的。人類是渴望永恆的存在物，卻是不能成為永恆或靠自己進入永恆的存在物，因為永恆不是人類的特性，乃是上帝的特性。人類是有待救贖的存在，只有藉著救贖主，才可以從時空進入永恆。

### 上帝的創造、護理和救贖

永恒雖然可以進入時空當中，但它本質上是在時空之外，因它不受時空限制。在我們生活的世界，有沒有不受時空限制的具體存在呢？宏觀世界受時空限制，這是我們都知道並且能感受到的。微觀世界呢？宇觀世界呢？它們也都無一例外，都是以時空的形式存在，只是我們看不見或看不清而已。

這個世界不是永恆的，這個世界也守不住永恒，這是上帝早就告訴了人類的，這也是人們早

就知道、但卻不願意接受的。時至今日，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更加知道宇宙時空的有限，知道它有始有終，但大多數人不願意接受，就掩耳盜鈴，要用自己的方式追求永恒。人類發展出來的科技、藝術、文化、宗教等等，都是想以之

殺死時間，超越空間，獲得永恒，然而又總是一一次次地失敗。可是，即便如此，人類還是屢敗屢戰，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真是「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可是，這樣的奮鬥不僅是西西弗斯式的徒勞，也是自欺和毫無意義的。

在《瞬息全宇宙》中，這種徒勞的奮鬥非



在這個世界，美好的東西都是短暫的，都要失去，都留不住，這讓人很失落、很悲哀，甚至很失望、很絕望。  
In this world, all that is beautiful is fleeting—lost, slipping away, unable to be held. This leaves people with a sense of loss, sorrow, disappointment, even despair.

常清楚，雖然表達得很特異，很藝術化。我們看到，Evelyn之所以會精神崩潰，之所以進行宇宙跳躍，之所以想進入理想宇宙，就是因為生活沒有意義，或者說，她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意義。跟她的情況一樣，她的老公、老爹、女兒，還有與她有關的各色人等，也都是如此。但是，時空跳躍、宇宙跳躍、理想宇宙能否解決意義問題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瞬息全宇宙》中，那些逃離了現實宇宙的人，那些跳躍到其它宇宙空間的人，那些進入Alpha宇宙的人，他們找到意義了嗎？解決意義的問題了嗎？答案是否定的，他們不僅沒有找到意義，反倒更加絕望。

《瞬息全宇宙》的探索是非常徹底的，真可謂「究天人之際」和「上窮碧落下黃泉」。這種探索得出的結論也是殘酷的，即人類無法改變宇宙本身的無意義，人類的努力最終也會落入無意義，這個世界的本質就是荒蕪、死寂和絕望。可是，在我們看到的世界，不是鳥語花香嗎？不是鬱鬱蔥蔥嗎？不是人來人往嗎？不是車水馬龍嗎？不是光怪陸離嗎？不是生機勃勃、生氣盎然嗎？它怎麼會是一個「荒蕪、死寂和絕望」的世界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是一個非常悖謬的問題，即當人類不去追求意義，他們的生活似乎還更有意義，一旦他們開始追求意義，就會發現一切都沒有意義。在這個世界，美好的東西都是短暫的，都要失去，都留不住，這讓人很失落、很悲哀，甚至很失望、很絕望。人們的努力是想留住它們，如果這些都留不住，那麼，剩下的不就是「荒蕪、死寂和絕望」嗎？因此，儘管這個世界非常美好，但它無法讓人真正滿足。並且，當人們在世上追求滿足，想要留住美好時，他們就越發明白，這些美

好根本留不住，這個世界也無法讓人真正滿足。

問題出在哪裡呢？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人得到真正的滿足呢？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人留住美好，走出「荒蕪、死寂和絕望」呢？答案只能是：依靠上帝，超出人，超出這個世界，獲得拯救。顯然，人無法救贖自己，人類幾千年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人不可靠，這是很多哲人清楚認識到的。比如，尼采就看到人類的沒落，看到這個世界將要變成「末人（the last man）」的世界，他知道人類需要超越自己，超出自己。但人類怎麼能超越自己，超出自己呢？尼采的回答是：「超人」，即有強力意志的人。顯然，電影《瞬息全宇宙》中，那些進行宇宙跳躍的人，那些製造Alpha宇宙的人，都是有強力意志的人，都是尼采所謂的「超人」。但是，這些人能拯救自己和人類嗎？「超人」真的能成為「大地的意義」嗎？答案是否定的。這些「超人」不管擁有怎樣的強力意志，他們還是人，還是罪人，他們的自我拯救只能是進一步發現這個世界的「荒蕪、



死寂和絕望」。因此，不僅共產主義是烏托邦，「超人」也是烏托邦，美麗新世界還是烏托邦。烏托邦的破滅所呈現出來的乃是這個世界的本質，即它的荒蕪、死寂和絕望。

世界的意義和希望不在於共產主義、超人、美麗新世界、元宇宙（Alpha宇宙）等烏托邦，不在於人類自己的努力和奮鬥，不在於人類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拯救，而在於上帝的創造、護理和救贖。上帝愛人類，所以為人類預備了救恩。只有接受這個救恩，接受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穌，才可以得到拯救，與上帝和好，進入上帝創造的美好，並留住上帝創造的美好。這就是基督信仰宣示的福音。「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就像上帝曾經拆毀巴別塔一樣，祂也必將拆毀美麗新世界和元宇宙或Alpha宇宙。Just as God once tore down the Tower of Babel, so He will surely dismantle the “brave new world,” the metaverse, or the Alpha-verse.



## 天上人間

人間是短暫的、不完美的，活在人間的人們雖然能感受到人間的美好（上帝創造的美好），卻留不住這些美好，這些美好都如落花隨流水，隨風而飄逝。人間就是一個生老病死的世界，是一個雖有歡喜快樂，更有勞苦愁煩、憂愁悲傷的世界。

我們看到電影所展現的人間景象：高樓林立的都市，車水馬龍的街道，匆匆忙忙的身影，緊張繁忙的工作，千頭萬緒的人際關係，紛繁複雜的文化……乍一看真可謂花花世界、千奇百怪，似乎無限美好。可是，往深裡看，就看到人們之間關係的緊張、衝突、不適、失望、絕望等等。這個世界彷彿一個背對著你的魔鬼，當你只看到其身材時，你會讚嘆其美好，但當它向你轉過臉來的時候，你會看見其醜陋與可怕。

Evelyn是一位勇敢的女性，她總在追求美好，總想逃離殘酷和敵意。可是，她又不得不養家糊口，奔波勞碌，妥協忍讓，最後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無處可逃。人間無法忍受，就想逃到天上。不僅Evelyn的反應如此，幾乎所有人的反應都是這樣。也因為如此，人們就創造了各種各樣

的神話、各式各樣的天堂。這些神話和天堂，有停留在夢幻中的，有停留在故事裡的，有變成思想觀念的，有化成社會理論的，也有變成社會實驗的，甚至有變成科學實驗的。

但是，頭腦清醒的人很清楚，人間天國的努力不僅終將失敗，而且會製造一個大過一個的災難。人類自己建立起來的天國，終將被證明為人造的地獄，不僅共產主義國家如此，美麗新世界如此，元宇宙或Alpha宇宙也必定如此。

就像上帝曾經拆毀巴別塔一樣，祂也必將拆毀美麗新世界和元宇宙或Alpha宇宙。這些偽天堂都將被拆毀，都將被證明為人類的悖逆和自欺。人們所渴望的天堂，只有上帝才能賜予；而人們只有按照上帝預備的道路，才能進入其中，即按照祂的救贖道路：接受福音，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的生命救主，跟隨主，進到祂裡面。正如耶穌自己所告訴我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祂，並且已經看見祂」（約十四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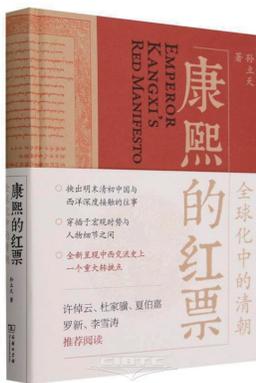


作者在波士頓牧會。

# 理解清代中國基督教史 的一個新視角

任小鵬

《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孫立天著，商務印書館，2024年版。



本書出版後，頗受好評，但是也有不少批評的聲音，認為其延續了西方漢學的思路，立場過重，史料駕馭不夠。不過或許正是西方漢學不落窠臼的寫史方法，讓這本書獲得極大的關注。對於理解清朝前期中國基督教歷史，

這本書或許是一個很好的視角。下文是筆者閱讀本書後對歷史的分析和反思。

所謂紅票，是指現藏於歐美圖書館和檔案館中的一則尋人啟事。紅票上寫道，康熙四十五年、四十七年（1706、1708年），康熙曾派遣傳教士龍安國等四人為欽差，出使歐洲，但是十多年過去，還沒有得到這些人的消息。為打聽這些欽差的消息，康熙特刊印此公開信。紅票用拉丁文、中文和滿文印刷，凡是來廣東的西洋人，都予以分發，讓其帶回歐洲，以尋找這些人的下落。康熙用這種廣而告之的方式尋找他派出的使團，背後是傳教士在華禮儀之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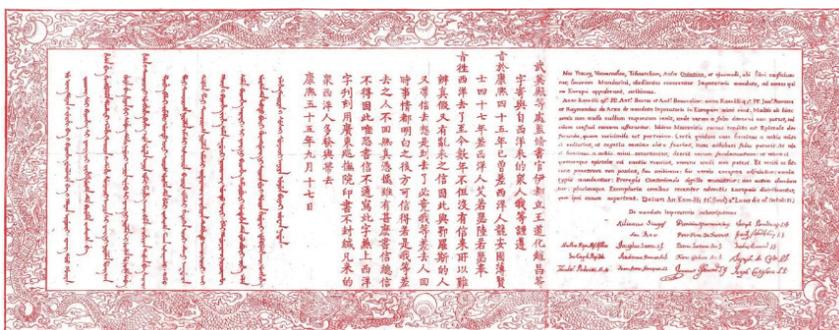
的故事。

## 傳教士入華與禮儀之爭

明末，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等人進入中國宣教，經過與中國文化的不斷調適，逐漸摸索出一套在古老東方中國的傳教策略。他們以近代的科學與文化為宣教載體，將基督教信仰包藏其中，一時間吸引很多知識分子的興趣。不僅很多儒生受洗入教，而且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洋知識甚至進入宮廷，激發帝王的興趣。由於中國曆法知識滯後，一些傳教士懂得當時的西洋曆法知識，遂供職於欽天監，負責朝廷天文事務。清朝初年，雖然政局動蕩，但是並沒有影響耶穌會傳教士在華的工作，清廷沿用明朝的做法，允准傳教士在華逗留，以使用其才能。

耶穌會傳教士在此後百年間基本沿用利瑪竇定下的規矩，走文化調和路線，對於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沒有直接衝突的部分予以接納。譬如，在翻譯中，將拉丁文的*deus*翻譯為「上帝」，因為「上帝」這一術語在中國古書中早已有之。耶穌會傳教士也允許中國信徒參加祭祖儀式。這一做法，使耶穌會與天主教的其他修會發

生衝突。道明會堅決認為祭祖有偶像崇拜嫌疑，反對信徒參加儀式。雙方各執一詞，都提出了不少有利自己的論據。傳教士內部



康熙認為，羅馬教廷對中國的認知被一群不了解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所誤導，因此決定派遣使團前往羅馬解釋此事。Emperor Kangxi believed that the Roman Curia'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had been misled by missionaries unfamiliar with Chinese culture. Thus he decided to send an embassy to Rome to clarify the matter.

的爭吵傳到羅馬教廷，在經過長久的爭論之後，1704年，教皇克萊門十一世（Clement XI, 1649 – 1721）下令，禁止中國信徒參與傳統禮儀活動，由此拉開了中西禮儀之爭的序幕。但教廷深知問題的複雜性與在中國傳教的重要性，教皇派遣使團，在多羅（Tournon, 1668 – 1710）的帶領下前往中國解釋此事，並在中國傳教士中重申教皇的命令。

多羅來華後，受到康熙的接見。康熙起初對傳教士內部的爭論興趣不大，但是後來康熙發現，耶穌會之外的傳教士對中國文化了解甚少，遂對這些傳教士感到不滿。當時法國傳教士顏瑯在華傳教多年，基本上不能閱讀簡單中文，但他堅持認為中國儒家的諸多禮儀違背天主教信仰。康熙認為，傳教士中的禮儀之爭源於傳教士不懂中國文化，因而對此胡亂發言。康熙遂決定清查在華傳教士，督促其遵守利瑪竇規矩。於是康熙下令用管理佛道二教的做法，用政府發放度牒的方式規範傳教士。傳教士如果要繼續在華傳教，需要領許可證，表示願意遵守利瑪竇的做法，不被多羅轉達的教廷禁令所影響，否則就必須歸國。不過康熙顯然樂意繼續收留傳教士，甚至鼓勵傳教士領票，並讓各地官員知曉此事，對領票的傳教士予以種種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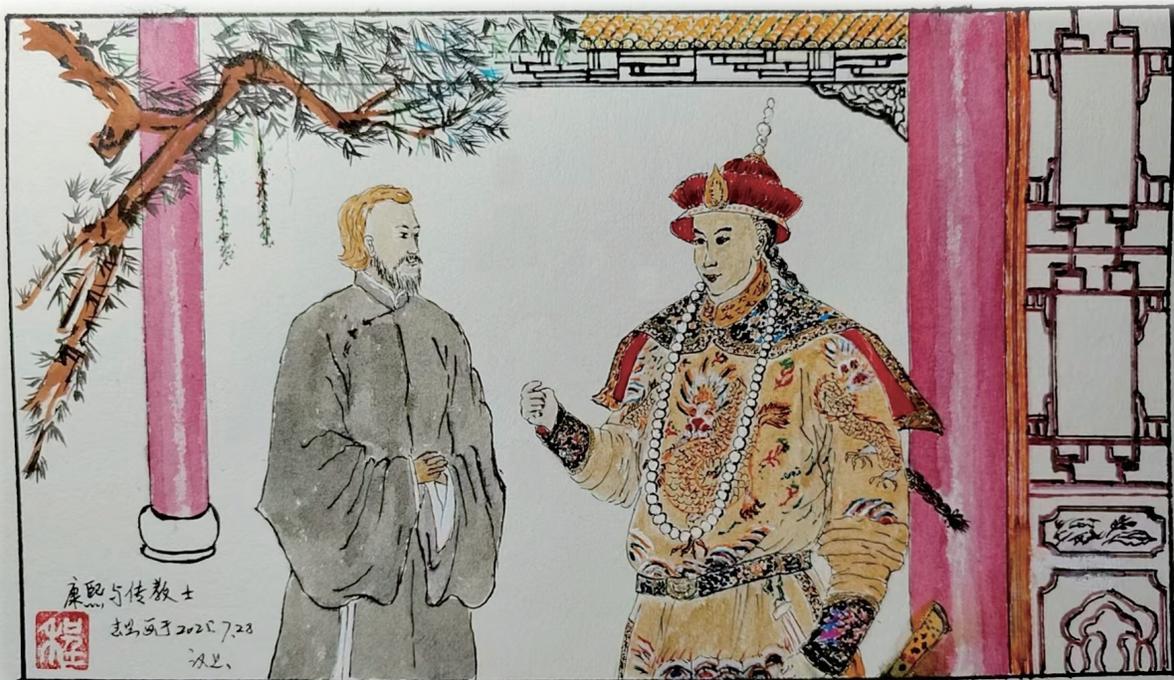
## 康熙的調和態度

康熙認為，羅馬教廷對中國的認知被一群不了解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所誤導，因此決定派遣使團前往羅馬解釋此事。1706年10月，康熙派遣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龍安國和法國耶穌會士薄禮賢代表他出使羅馬。二人在廣州登船後，航過太平洋到達巴西，然後從巴西登船回歐洲。為了防止意外，二人分乘兩艘船，但是二人都死於海難。次年，由於沒有得到二人的消息，康熙再派耶穌會士艾若瑟和陸若瑟前往羅馬，但是二人到達之後，沒有獲准回到中國。多年之後，這二人還是沒有將消息傳回中國。經過十四年的等待，康熙按捺不住，決定親自印發尋人啟示，這就有了本文開篇康熙紅票的由來。

紅票傳到羅馬，教皇得知康熙正在尋找艾若瑟，下令讓他迅速回中國，並準備派遣新的使團赴華。但是艾若瑟在回中國的海上病死，在廣州抵岸的是他的棺木。康熙下令將艾若瑟厚葬，其墓碑今天還在廣州的博物館中保存。

可能讀者不禁會問，為什麼康熙這麼關心幾個傳教士的下落？這本書中重點提到了以往人們很少注意的細節，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康熙的用心。

第一，傳教士在清王朝的地位是依賴與帝



在過往的歷史印象中，康熙對禮儀之爭表示憤怒，並譴責教皇干涉中國信徒。歷史情況並非如此。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accounts, Kangxi expressed anger over the Rites Controversy and denounced the pope's interference in the faith of Chinese believers. But history told a different story.

王的私人關係。在康熙眼中，這些傳教士都是他的奴才，是私臣。所謂私臣，是其才能有利於主人的奴才。傳教士在康熙時屬於內務府管轄，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劃歸禮部管轄，康熙基於這種關係而對其照顧。這種主奴關係在清朝初年頗為盛行。滿人入關前，並沒有漢人的科舉制度，人才的獲得往往依賴軍事、聯姻等所產生的依附關係。主奴並非現代人眼中的壓迫制度，而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正是這一關係，傳教士在華傳教中往往能夠享受便利乃至特權。傳教士在北京修建教堂，康熙甚至會慷慨撥款；傳教士得病之後，皇帝也可以派遣御醫診治。傳教士在華地位不同於一般的僧侶道士。

第二，康熙成長過程中，從十多歲開始，一直由傳教士教授其數學和各種科學知識，其中南懷仁神父更是長時間陪伴康熙成長。康熙在打仗的軍旅之餘還不忘和傳教士討論數學問題。康熙本人的求知欲促使了其發展出與傳教士的親密關係。今天數學中的很多詞匯，比如平方、立方等術語，都是傳教士在教授康熙數學時翻譯為中文的。在政治和軍事上，傳教士的工作也大大幫助了康熙的統治。比如，康熙在平定準噶爾部的時候曾擔心北邊的俄羅斯力量，但康熙通過傳教士得以知道，當時俄羅斯正在和奧斯曼人打仗，無暇東顧。這讓康熙堅定了其軍事決心。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中，傳教士不僅幫助大清充當翻譯，而且幫助大清從戰略格局角度出發，折衝尊俎，捍衛利益。此舉甚至導致俄羅斯將本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全部驅逐出境。

第三，在禮儀之爭問題上，康熙並不是要禁止天主教的在華傳播，他只是希望規範天主教的傳播方式，不希望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發生衝突。

在當時的中華帝國境內，存在著諸多宗教，佛、道、伊斯蘭、藏傳佛教，普遍流行帝國境內，只要這些宗教沒有與清廷的統治發生衝突，清廷一般不會對其施加禁令。況且天主教傳教士以其傑出才能長久以來服務朝廷，康熙更無禁止的必要。康熙的目的是避免傳教士所宣揚的信仰主張與中華文化衝突，進而導致不必要的紛爭。換言之，康熙希望調和天主教與清帝國的張力，讓天主教傳教士的才能可以繼續服務於帝國統治。

鑒於這些原因，康熙一直惦記著自己派出的使團。教皇隨後派遣了嘉樂作為代表訪問大清。這一使團到來之後，雖然一方面繼續重申教皇不允許祭祖的禁令，但同時又在很多方面對信徒參與傳統儀式予以放鬆，最後康熙和嘉樂達成了基本的共識，即，信徒可以參加傳統儀式，但需要注意避免崇拜偶像的嫌疑。至此，康熙達成了其目的。

## 雍正禁教與禮儀之爭的結束

在過往的歷史印象中，康熙對禮儀之爭表示憤怒，並譴責教皇干涉中國信徒。歷史情況並非如此，康熙並不希望禁止天主教，他只希望將天主教納入帝國模式之中。後來禁止天主教的是雍正皇帝。

根據本書所述，雍正禁教的原因有兩個：第一，雍正信奉佛教。雍正正在登基之前，長期修煉佛法，並頗有心得。雍正不僅定期打坐參禪，而且還著書立說，闡述自己的修煉之道。第二，雍正與傳教士關係不及康熙。康熙

成長過程中傳教士充當了老師的角色，而雍正即位已經成年，而且在雍正奪權的過程中，傳教士穆經遠與雍正的政敵皇八子關係甚好，這讓雍正十分厭惡。皇八子家庭很多人信奉天主教，皇八



十九世紀初，雖然清帝國在名義上還是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但是清帝國鼎盛時期的農業文明卻抵不過新興工業文明下的船堅炮利。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lthough the Qing Empire was still nominally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f its golden age could not withstand the "strong ships and powerful cannons" of the rising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子後來被雍正流放青海，穆經遠親自前往探望並為之祈禱。後來穆經遠以謀反罪名被處死，成為清朝歷史上第一個被處死的傳教士。

對於雍正皇帝來說，天主教與自己關係並不密切，天主教傳教士在華僅有100多人，天主教徒全國不過20來萬人，數目微小，禁教實乃小事一樁。禁教之後，除了能夠為朝廷服務於天文、藝術等需要的傳教士之外，其他人盡數被遣返。此後，天主教傳教士只能秘密潛入中國，直到十九世紀清廷再次開教為止。這期間的天主教傳教士，尤其是巴黎外方傳道會，其神父從越南登陸後秘密潛入西南地區，栽培修士，牧養信徒，前後長達百年之久。對於天主教來說，其在中國的存亡往往維繫於君王的個人好惡，這在清朝前期尤為明顯。

## 清帝國落後的原因

在一般的歷史觀念中，明清兩朝十分封閉，閉關鎖國，以致最後大大落後於歐洲文明。但如果從清朝前期接納耶穌會傳教士這一歷史來看，清朝的統治者也試圖在與世界的某些觀念保持一致性。當傳教士將中國的儒家經典翻譯為拉丁文，介紹到西方後，當時的西方啟蒙哲人對中國文化仰慕有加，大加讚譽。但是鴉片戰爭之後，西方人用大炮打開中國國門，發現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現實與西方差距如此之大。這不禁讓我們思考，此一巨大反差究竟來自何處？

梳理清朝前期的歷史，可以看到清帝國在前期與世界保持著一定程度的知識同步性，西歐的知識通過傳教士傳到中國，中國上層菁英並非對西方世界一無所知。在這個意義上，傳教士充當了清帝國的知識輸入者角色。但是在雍正禁教之後，傳教士遭大規模遣返，只保留少數服務於宮廷。正是這一時期，西方國家開始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中國則將大門關閉。在中國與西方的一退一進之中，只需要幾十年時間，中西方的差距就突顯出來。十九世紀初，雖然清帝國在名義上還是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但是清帝國鼎盛時期的農業文明卻抵不過新興工業文明下的船堅炮利。



作者現居北京，從事神學教育。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 (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 (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 \_\_\_\_本 (3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 (9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 (15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 (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2 \_\_\_\_本 (8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 (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 答客問： 教會為何要關心 公共神學？

羅秉祥

## 一、何謂公共神學，為何要提倡？

公共神學所關注的議題，在教會歷史中一直存在，但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卻只是近二十年的事。其中一個標誌性的發展，是2007年在英國創立的《公共神學國際學刊》。在該學刊的首期社論中，編者解釋了需要關注公共神學的四個理由：第一，神學需要與當代社會的公共議題互動、參與、回應。第二，神學需要與不同學術領域展開對話，例如政治、經濟、文化研究等。第三，要處理基督信仰私人化（或去公共化）的不良現象。信仰保守的教會特別容易有此弊病，將信仰的內化、深化，變成信仰的個人主義化，退守至私人領域，與世隔絕，放棄在世上作光作鹽，對神的作為及主權嚴重設限。第四，教會可以影響公共決策，同時也從實質性的公共論述中學習。

換言之，「公共神學是一個活生生的宗教傳統與其公共環境之間的互動與積極參與。」基督教神學雖然並不擁有對眾多公共議題的所有答案，「但它能提供道德、倫理與靈性的洞見。」

## 二、公共神學是全新的嗎？在教會歷史中，有沒有這方面的關注？

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及加爾文都教導「兩

個國度的神學」。信徒有雙重身分，既活在基督教救贖國度中，同時又活在一個今生的國度；既要做一個好的基督徒，也要做一個好的公民。這個雙重身分就帶來雙重語言表達及思考方式。

2020年出版的《非洲公共神學》一書清楚列出大家關心的公共生活議題：工作、經濟、貧窮、農村社區發展、教育、環境、科學、衛生保健、人權、性別、遷移與人口販運、難民與無國籍人士、宗教間關係、政府、警察與軍隊、土地



問題、媒體、藝術、領導力、跨世代議題、民主、公民、公民社會。這些議題，大部分在傳統神學課程中歸入基督教社會倫理學的範圍。公共神學這個新學科以更大視野來看人的公共生活，也注重與不同學界對話；因此，華人處境中的基督教與儒釋道對話，也屬公

共神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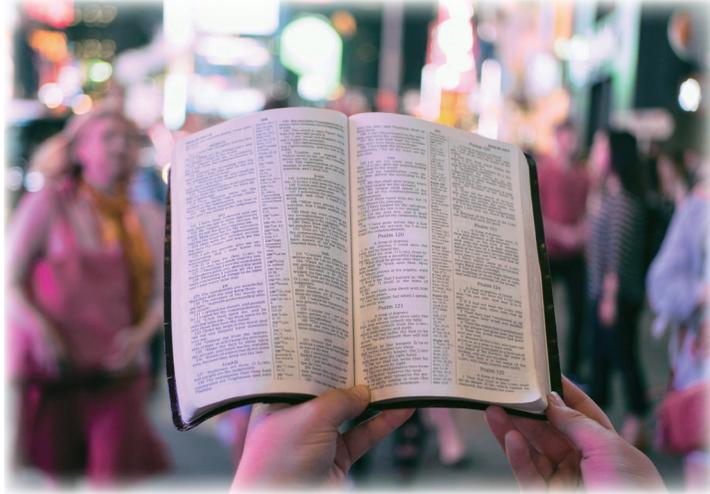
## 三、傳統教導是「聖俗二分」，為何要關心公共生活？

受前人影響，華人教會長期把「神聖/屬靈」（聖）與世俗（俗）分開對立，視敬虔生活只適用於個人、教會及家庭，而日常工作、社交、經濟、政治等則屬於世俗範疇而無需關注，甚至要遠離世俗。因此，教會牧養工作狹隘地偏

公共生活一直以來潛移默化地塑造我們的心靈，這個事實不會因教會宣告公共生活是世俗的而改變。  
Public life has always subtly shaped our hearts and minds, and this fact does not change simply because the church declares public life to be secular.

限於人的靈命，對於「世俗」的生活一概不談。

然而，信徒每週在職場度過的時間，往往比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還多。他們在職場經歷的困擾，牧師和傳道人可以用「不理會世俗世界」為由而置之不理嗎？再者，公共神學對全面的靈命塑造大有裨益。公共生活一直以來潛移默化地塑造我們的心靈，這個事實不會因教會宣告公共生活是世俗的而改變。要正面抵抗這個被動的同化過程，基督徒需要在聖靈重塑我們新生命的同時，以這個重塑的心靈主動去塑造我們的公共生活。當信仰能落實在公共生活的時候，信徒能感到這個信仰更真實、更堅定、更經得起考驗，這樣的靈命才更整全（holistic spirituality）。



#### 四、公共神學與教會使命何干？

洛桑世界宣教大會於1974年7月舉行，會後發佈《洛桑信約》；除了強調福音佈道的重要性，《洛桑信約》第五段特別獨立強調「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2010年第三次洛桑會議在南非開普敦舉行，會議結束時大會也通過另一份文件《開普敦承諾》，其中《認信》最後一段落10.B敦促大家注意「我們使命宣教的整全性」（the integrity of our mission）。整個《開普敦承諾》指出，教會為了履行整全福音使命，需要進入以下這些公共領域：學術界、文化界、藝術界、公共政策、公共服務、公共辯論。雖然《開普敦承諾》沒有用「公共神學」這個詞，但已經打下堅固基礎。

#### 五、聖經有教導我們重視公共神學嗎？

舊約先知非常關心人的公共生活。人犯罪，不僅表現在宗教生活、個人生活、家庭生活，上帝同樣譴責公共生活中的罪。先知經常把以色列人虛有其表的敬拜與他們虛偽的公共生活作對比（摩五21～23；賽一10～17；耶七1～11；彌六

6～8；何六6）。受先知譴責的人，他們守節期、定時獻祭、用心敬拜、甚至禁食，卻沒有在公共生活中活出公平、公義。先知要更正一個非常錯誤的觀念：「聖俗二分」。

耶穌傳道的核心信息是上帝的國度，主禱文中說：「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10）。上帝國度及上帝旨意涵蓋個人生活、教會生活及公共生活。正如荷蘭公共神學家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的名言說：「在人類心靈世界的結構中，沒有任何部分能夠與整體隔絕而自成密閉體；在整

個人類存在的疆域之內，沒有一方寸土不在基督主權的範圍之下，在其上祂會不宣告說：『此乃屬我。』」

彼得對教會有一重要教導：「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前二17）。「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屬教會生活，「務要尊敬眾人，尊敬君王」則屬公共生活；兩者要相提並論，因為同樣重要。

#### 六、公共神學與傳統神學有何分別？

若把公共神學界定為「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一起反思如何好好過公共生活」，則可以看出以下差異：

（1）對象：傳統神學的言說對象主要為教會，公共神學的言說對象除了教會這個「小公共」，還有社會這個「大公共」。

（2）表達方式：傳統神學的表達方式就是基督徒的信仰語言（聖經、教義），公共神學則要求雙語表達（以信仰語言為母語、公共語言為外語）。因此要把我們的神學母語轉譯成非基督徒也能明白的公共語言，打開與非信徒對話的空間。

（3）方法：傳統神學沿用固有方法（聖經、傳統、理性、經驗/經歷），公共神學則要

教會不是百科全書，甚麼都懂；在公共議題中有很大的學習空間。  
The church is not an encyclopedia that knows everything; there is much room for learning when it comes to public issues.

求學習對其他領域的知識（如政治、經濟、法律、科學技術、儒釋道思想等）。傳統神學只能由基督徒自己來從事，而公共神學則必須由基督徒開啟與非基督徒的對話空間來進行。

(4) 目的：傳統神學要促進教會履行其多方面的傳統使命（靈命塑造、倫理生活、牧養關顧、廣傳福音等），公共神學則不只為教會而做，還為了教會所在的廣大公共，目的是促進廣大社會的共善（common good）。

## 七、教會的責任是宣講，為何需要與公共對話？

教會的傳統態度是對社會說話（speak to，高高在上），而不是與社會對話（speak with，對等）。教會習慣以「君臨天下」的態度分析社會的終極問題，宣佈解決辦法來自於信仰提供的終極答案。

然而，教會不是百科全書，甚麼都懂；在公共議題中有很大的學習空間。再者，在教會歷史及當代的公共生活中，我們發現教會有時也是公共生活問題的一部分。潘霍華發現，承載日耳曼民族主義的重要單位是「日耳曼基督徒」教會；馬丁路德金恩發現，承載種族主義及種族隔離思想的重要機構是南方白人教會；南非教會發現，承載種族隔離思想的是荷蘭歸正教會。

教會並非上帝，在公共生活中要學習謙卑。

## 八、為何要使用「雙語」：將「信仰語言」轉譯為大家聽得懂的「公共語言」？

台灣、香港、東南亞的華人，每天用至少兩種語言來與別人溝通——既用自己的母語，也用公共語言。這乃生活之日常。

若把公共神學界定為「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一起反思如何好好過公共生活」，這樣的工作就必須以「雙語」進行。教會的母語是信仰和神學的語言；但在公共生活中，教會與非基督徒一起思考如何促進公共生活之共善的時候，就必須把「信仰/神學母語」轉譯成非基督徒也能明白的「公共語言」，「雙語」並用。

另外，公共神學必然是跨學科、跨領域，重視對話，只用聖經/基督徒的語言是自說自話，要對話就必須同時以公共語言進行。

我們也可以從護教學的角度來理解公共神

學。教會普遍認為護教學是必須的，然而，護教學的本質正是要用非聖經的語言來言說基督信仰的合理性。公共神學也如是，需要把信仰語言轉譯為非信徒也聽得明白的公共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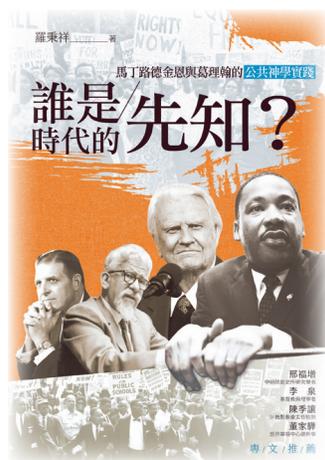
## 九、公共神學會否使教會分散注意力而忽略傳福音的使命？

洛桑委員會在2001年英國牛津開會，之後發表了《彌迦整全使命宣言》（*The Micah Declaration on Integral Mission*），其中一段說：

整全的使命（integral mission）是福音的宣講（proclamation）和示範（demonstration）。這不只是說佈道與社會參與各做各的。更確切地講，在整全的使命宣教中，當我們呼籲人們在生命的各個層面都悔改並付出愛時，我們的宣講就會帶出社會果效；並且，當我們見證耶穌基督那轉化生命的恩典時，我們的社會參與也會帶來佈道的果效。

非基督徒關心的，不只是我們在神學書本上及講道中如何天花龍鳳地詮釋聖經和信仰，而是我們在生活中如何忠實地詮釋聖經和信仰，教會生活有沒有道成肉身，彰顯基督。除了傳福音以外，教會若只管獨善其身，只關心自己的宗教自由，對社會中他人瓦上霜袖手旁觀，漠不關心，那麼非基督徒對我們所傳的福音就難以產生興趣。公共神學是教會突破與世隔絕心態，把信仰帶入公共空間，持續見證上帝真理，協助信徒過公共生活。

我們要讓非信徒知道：因著耶穌基督的愛，我們願意與你們攜手，促進廣大社會的共善。✚



（更深入、詳細的解釋，請參考作者所著的《誰是時代的先知？馬丁路德金恩與葛理翰的公共神學實踐》，台北，校園出版社，2025）

作者為美國富勒神學院斯特芬伉儷中華研究講席教授暨中華研究中心主任。

# 光燭我徑： 共赴聖經與公共神學的思想盛宴

程媽兒

9月4至6日，第二屆漢語公共神學會議在洛杉磯富勒（Fuller）神學院拉開帷幕。Payton 101禮堂座無虛席，來自北美、亞洲、歐洲各地的30多位講員以及50多位參與者聚集一堂，共赴這場思想盛宴。



每一種神學都需要聖經根據，公共神學也是如此。除了扎根聖經，會議也洋溢著濃厚的教牧關懷，不是一場象牙塔中的學術聚會，而是一次持守信仰、服事眾教會的實踐行動。

時間拉回2024年夏季，一群華人學者發起了第一屆會議，激起千層浪。此次第二屆會議便有近百人參與，與會人數比去年增長了一倍。

## 「燭」火相承， 聚焦「聖經與公共神學」

兩屆會議的主題均與「燭」相關，從去年的「秉燭行前」到今年的「光燭我徑」（全稱「亂世舛途，光燭我徑」），其中有一番深意。安平牧師和羅秉祥教授指出，燭光的意象，一方面呼應「作光作鹽」及「祂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另一方面，也對應以下畫面：黑暗中行走的幾個人舉起蠟燭，照亮四周（參何光滬教授《秉燭隧中》，2014年）。

公共神學是一門新學科，發源於西方世界，在北美華人教會尚未普及；然而蠟燭雖小，卻能指引方向，持續傳遞。

本屆會議聚焦於「聖經與公共神學」，正如韓裔公共神學家金昌煥（Sebastian Kim）指出：

## 主菜：九場主題演講，相互輝映

此次會議有九場主題演講，好似盛宴中的九道主菜，交織成滿席佳餚。演講主題包羅萬象，相互輝映：從公共神學的定義、起源到展望，從舊約到新約，從巴特、莫特曼到周聯華，從經濟制度到時代危機與契機。

以下內容僅為演講的部分展示，並非全貌，供讀者「品嚐」。

### 1、公共神學與智慧傳統

金昌煥博士如此定義公共神學：「基督教神學以批判性、反思性和理性的方式參與公共領域，用聖經的智慧來尋求公共利益（common good）。」他特別提及，智慧傳統是公共神學重要的聖經來源。

謝挺教授的演講就與舊約智慧書有關，題為「在兩極化中尋智慧：從箴言、傳道書、約伯記看智慧思維」。箴言的編排展現了智慧的漸進式：一至九章呈現黑白分明的兩條道路；到後來則呈現中庸之道（「也不貧窮也不富足」），三十

公共神學家幫助他人，也幫助自己，透過幫助他人來幫助自己。

Public theologians help others, and in doing so, they also help themselves—through helping others, they find their own help.

8)，且人類的知識有限（三十18）。可見，凡事非絕對，要留空間給智慧——這是處理公共議題時需謹記的。約伯記的以利戶選擇「中間向上」（向上即向著神）的立場，他是召集者、調和者、使者，先聽後說，倚靠神靈，保持客觀，對約伯有同理心——做公共神學的人也應該如此。

## 2、公共神學的態度與表達

漢語公共神學學會會長何光滬教授表示，身為基督徒，我們不會狂言「為萬世開太平」，我們只能「弱弱地『為來者祈太平』」（「來者」指的是我們大家）。公共神學家幫助他人，也幫助自己，透過幫助他人來幫助自己。

副會長羅秉祥教授指出，公共神學的表達是「轉譯」與「雙語」：將「信仰語言」轉譯為「公共語言」。以斯帖記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整本書隱藏了「信仰母語」，甚至沒有提及神的名字，只有在波斯王朝生活及生存的「公共語言」；然而，神只是表面缺席，祂的在場和護佑透過神兒女履行責任得以彰顯。可見，即便作者只用「公共語言」論述，卻依然包含「信仰語言」的內核，還是具有「雙語」特色。

## 3、與巨擘「相遇」：巴特、莫特曼到周聯華

曾劭愷博士的講題是〈巴特論揀選、民族、國家：羅馬書九至十一章新釋〉，討論巴特於1936年出版的《上帝恩典揀選》（*Gottes Gnadenwahl*）。他指出，巴特的揀選論是他最著名的神學思想，雖然這揀選論存在很多漏洞，但並不會貶低其價值。巴特認為，「雙重預定」（上帝的揀選與棄絕）的概念並非出自於羅馬書九章關於雅各與以掃的經文，而是由羅馬書十一章32節所陳述的；而羅馬書九章則是用這個概念

來解釋雅各與以掃的關係。

林鴻信教授從台灣遠道而來，他說，原本退休後不愛旅行，但此次受到半世紀好友羅秉祥教授力邀，覺得是「不可抗拒的命令」。林鴻信是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入室弟子。他說，莫特曼和夫人都很愛讀聖經，可惜如今讀莫特曼的人，很多都不讀聖經。莫特曼稱其基督論是「敘事基督論」。他在耶穌復活敘事中提及「不同世代間」，是林鴻信最欣賞的——「彼此相愛」包含對未來世代的愛，因此今天我們必須參與環保，不剝削未來的資源。他並指出，公共神學是走在「入世又不屬世」的平衡鋼索上。

曾慶豹教授談到周聯華牧師在86歲高齡時參與倒扁運動一事。他指出，「與神/人和好」是聖經毫無疑問的立場與原則，但在對立的現實面前，只有逆向操作，才能真正超越——這就是周牧師的智慧。雖然表面上參與倒扁現場，但他沒有發出批評，這就婉轉表達了和好的態度，使雙方人士都無話可說。

## 4、從經濟制度到時代流行病

葉漢浩教授的演講關於經濟制度和慈善事業。他說，經濟與我們很近，卻好像離聖經很遠。制度是遊戲規則，決定了誰勝誰負。誰偷走了我們的憐憫？我們生活在制度下，形成與之相符的價值觀。腓利門書中，保羅用最大的愛來回應奴隸制度對人性的扭曲。反思慈惠事業的缺陷，他指出，同理心才是最關鍵的；有時候，人們作慈惠只是例行公事，或僅僅把慈惠當作傳福音的工具，卻忽略了真正的關懷。

Biola大學Talbot神學院院長Ed Stetzer指出，當今社會的五個流行病包括：文化上的不信任、



基要主義雖然帶來屬靈活力，卻缺乏對現實生活的肉身體驗。  
Though fundamentalism brings spiritual vitality, it lacks embodied engagement with real life.

科技帶來的誹謗、身分上的迷失、心理健康的失序、教會內部的分裂。然而，重大的危機也是契機。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英國的教會出席人數正在上升，尤其以年輕人增長最為明顯。

## 配菜：七組專題論壇，各有風味

專題論壇分為七個組別：新約聖經與公共神學、舊約聖經與公共神學、聖經與公共神學、當代西方公共神學、當代華人公共神學、當代公共神學、華人教會與公共神學。

這個環節如同盛宴中的配菜，各具風味。總計二十多道菜餚，無論您鍾意哪種口味，總有適合您的味道。

## 濃湯與甜點：

### 兩場課題展示，從戰爭到藝術

4日和5日晚間分別舉行了兩場課題展示。其中，4日晚的專項課題研究報告《追尋和平的國度》論文集成果展示會，如同盛宴中的濃湯，既溫潤人心，又引人深思。展示會由文集主編李泉擔任主持。約書亞首先介紹該報告的緣起：2022年突然感受到一個負擔，若有一日台海兩岸發生戰爭，基督徒該如何回應？後經多方溝通與驗證，便催生出這項課題。課題報告由李泉、孫澤汐、王約旦、柏雨成、任小鵬、莊信德、劉焱歷時兩年完成，分為不同主題，探討華人教會在過去百年動蕩與戰亂中如何見證和平國度的使命。

當晚，三位作者到場介紹了他們所寫的章節，包括劉焱的「華人基督徒國族與文化認同初探」，柏雨成的「冷戰環境下華人教會民主敘事的轉變」，任小鵬的「中國教會如何面對當前的內外緊張與焦慮」。任小鵬指出，基要主義雖然帶來屬靈確定性，卻缺乏對現實生活的肉身體驗；在其宏大敘事下，人容易陷入恐懼。然而，人在生活中以信仰帶出活力，是極為重要的。

何光滬教授中肯地評論說，該課題始於約書亞的疑問，作者們則重新表達了這些問題，並給出相應的回答和建議。雖然尚有不少空白有待填補，然而鑒於海內外華人教會對該問題的思考 and 出版物均稀缺，這份報告頗具價值，值得推薦。

5日晚間則舉行了「治癒與重構」的展示會，聚焦於基督教藝術與文學的公共表達。講員

是基督徒藝術家陳久雙與作家施瑋。這一環節宛如盛宴中的甜點，輕盈而優雅，別具風味。

## 恩福家人的參與

此次會議總計有10位恩福家人擔任講員，包括曾劭愷、龍降恩、劉彪、約書亞、田玲、曹瑩、李泉、任小鵬、柏雨成、施瑋。



值得一提的是，恩福家人的參與和貢獻遍及主菜、配菜、濃湯與甜點，體現家人們在多元化的領域

中各放異彩。

## 關於編輯職分的思考

作為公共神學領域的入門級學員，筆者在此次會議有許多學習和思考，亦心懷感恩。

會議也啟發了筆者對編輯職分的思考與領悟。第一，此次會議聚焦於「聖經與公共神學」，羅秉祥教授提出「轉譯」和「雙語」，這些都提醒我們：一篇文章無論是否在字面提及聖經或信仰，其內核都必須以聖經和信仰為根基。第二，在眾聲喧嘩的時代，如何在真理範圍內呈現出光譜中不同位置人士的觀點，不偏私、不極端，這對編輯而言，挑戰甚大。謝挺教授提及以利戶「中間向上」的立場，令人頗受啟發。作為編輯，也需如此，成為召集者、調和者和使者。第三，模仿何光滬教授的話並用於《恩福》雜誌，或許可以這樣說：作為基督教的雜誌，我們不敢狂言「為世代指方向」，但願「弱弱而堅定地」為讀者、為教會、為世人「秉燭且同行」。

篇幅所限，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學會網站 [www.sfcpt.org](http://www.sfcpt.org)，瞭解更多相關內容。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 以愛為導向的 屬靈服事

曉鷗

編按：在亞洲恩福家人退修會後，恩福家人曉鷗夫婦與陳宗清牧師夫婦共進早餐，傾聽他們深入分享。上一期雜誌刊登了關於陳牧師夫婦婚姻的部分，本期雜誌繼續刊登論及服事與牧養的部分，盼能激勵讀者。

## 一、甚麼是服事中最重要的？如何操練「每天面對耶穌」？

陳牧師：若服事者一味追求以事工為導向，自以為是在事奉神，其實卻是在事奉事工，滿足自己的成就感與自我感覺。結果，許多人到了五、六十歲時，因缺乏真實的敬畏與根基，在情慾試探中跌倒，晚節不保。所以，服事神最重要的是每天面對耶穌，活在主裡面，拿掉虛假，就不致於落入罪中。

### 如何操練

「每天面對耶穌」？就是一定要花時間在耶穌面前，不要以事工為導向。就如我在《恩福30週年紀念特刊》中寫道：恩福的精神是「以愛為導向，以神同在為導向，重視同工的關係，不用事工作導向」。

陳師母：你的眼睛要慢慢學習，像耶穌的眼睛那樣去看待萬事。神的慈愛充滿天地，不只是停留在你的頭腦裡、情感裡或靈修時間裡。連動物都懂得愛——你若愛牠，牠就會聽從你。因為神就是愛，所以要用耶穌的眼光去看每一件事，與祂同在來經歷、管理每一件事。這才是真正與耶穌同在，而不是停留在一些做法或教條上，例如按照規定每日晨更。

陳牧師：沒錯，耶穌的同在並不在於任何「例行公事與形式」（routine & formality）。

陳師母：當然，耶穌自己也常在清晨出去禱告，這一點我們也要記在心裡。我看到這裡擺放的盤子和菜餚時，就能看見神的愛，因為這些都是有人為我們預備的。



2017年，第十七屆恩福家人退修會合影。

陳牧師：每一件事都可以引發我們思想。就像在腦中默想一遍系統神學——從三一神論到末世論。我們的情感因此變得很豐富。在每一件大小事上，我們都在為主而做，因為我們只有一位觀眾——就是神。願我們天天活在祂的面光中。

我們要對每個人懷有興趣，真心去愛他們。每天我們都經歷神的愛，也應當欣賞神的創造，並以這樣的愛去愛人。We ought to take genuine interest in every person and truly love them. Each day we experience God's love, and we should also delight in His creation, loving others with that same love.

## 二、為何我們對每個人都要感興趣，要用主裡的愛去愛他們呢？

陳牧師：每個人都是照著神的形像被造的。雖然因罪性而被污染，但人心裡仍有神普遍恩典的工作，仍存有道德與良知。即便是一個頑皮的小孩，如果活在充滿主愛的環境中，被神的愛觸摸，他內心的善良與可愛就會被激發出來。經過一次次更新，他也能彰顯神的榮耀。所以，我們要對每個人懷有興趣，真心去愛他們。每天我們都經歷神的愛，也應當欣賞神的創造，並以這樣的愛去愛人。



曉鷗夫婦：是的。我們曾因賑災到過一些偏遠和少數民族地區，當我們真心去愛當地的人，而不是帶着架子去講什麼，他們就能感受到愛，也願意聆聽。我們其實擁有豐富的屬靈資源——從早期教父到改教家，再到清教徒。但若我們不從這些屬靈傳承中下功夫，只是守着一些外在的形式——教會治理的架子、宗派的架子——其實毫無意義。最終，關鍵在於這些結構中是否孕育出有基督性情的人，是否能形成一種充滿恩慈、憐憫的福音文化。這種愛與負擔不僅是針對一間教會，更應擴展到一個地區。我們需要安靜地禱告、等候，像一些天主教神父那樣，對整個地區或社群懷有屬靈的負擔。

## 三、清教徒內在生活的資源很寶貴。

陳牧師：清教徒的屬靈資源非常豐富，不論是思想層面還是心靈層面。像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約翰·歐文（John Owen）等，他們的著作都蘊含許多寶貴的內在資源。然而，現今的改革宗教會卻未能很好地汲取這些寶藏，也忽略了具體的屬靈操練。正如巴刻（J. I. Packer）所說：「神學的目的就是讚美敬拜神」（The purpose of theology is doxology）。

曉鷗夫婦：是的，非常感恩，在學習和推

廣清教徒資源的過程中，我們汲取了許多敬虔的傳統；而在與偏遠地區弟兄姊妹相交、操練的過程中，也看見他們內在流露出美好的敬虔品質。今年開始，我們操練每天清晨先讚美主。回想當年在錫安堂時，自己沒有好好珍惜，如今才明白

許多屬靈、敬虔的操練是何等寶貴。感謝主！特別感恩祂把我們帶到錫安堂，讓我們在敬拜讚美中得釋放，從焦慮與緊張中被醫治。直到如今，我們每天中午仍持續操練從錫安堂學到的「等候神」。還

記得戴牧師曾提醒：「教會要預備好，成為主聖潔的新婦。」這句話一直激勵著我們。

## 四、為主操練健康的身體。

陳牧師：在55歲前，我幾乎不太運動，結果得了高血壓。我當時很震驚，心想：「不得了了！」我開始每天運動兩小時——早上走一個小時，傍晚再走一個小時，希望能靠運動降血壓。但最後還是不得不去看醫生，醫生建議我吃藥。從那時起，我才真正養成了每天規律運動的習慣。

陳師母：我們現在每天都堅持走路，比一般散步快一些，但還沒到快走的程度。

陳牧師和師母也以愛心建議我們嘗試「超慢跑」，一次約30分鐘。這樣不僅能在家裡鍛煉，還可以邊跑邊聊天，增進彼此瞭解，經營好婚姻關係，成為榮神益人的家庭。✚



作者為恩福家人，目前在中國服事。

# 被真理尋見 為真理而行

## — 信仰之旅與學術呼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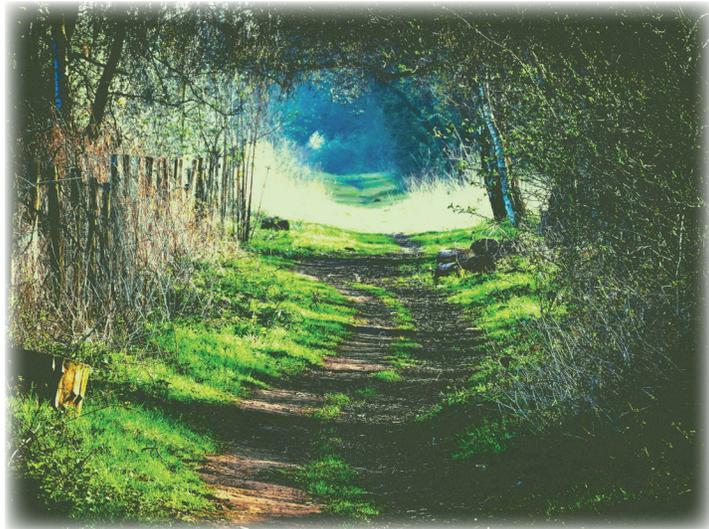
曹瑩

### 真理在尋找我

我出生於洛陽，是家中獨女，自幼與父母和祖父同住。祖父是一位傳統文人，對我影響深遠。他教我自小誦讀詩詞、練習書法，更以言傳身教傳授為人處世的準則——如何成為一個有節操、有修養的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的倫理觀與人文精神，深深塑造了我早年的世界觀。

然而，當我進入學校體制，卻接觸到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價值系統：歷史唯物論、無神論與集體主義被奉為不可置疑的信條；而改革開放後的社會現實，則導向效率至上、利益優先與無限競爭的邏輯。這些彼此拉扯的觀念，使我自幼便萌生一個模糊卻深刻的疑問：甚麼是真實？甚麼才值得我信靠與委身？在人心與歷史皆動盪不安的世界裡，靈魂究竟可安身立命於何處？

帶著這樣的追問，我離開家鄉，前往武漢大學主修數學。我曾以為，這門講求邏輯與秩序的學科，或許最接近永恆與真理。確實，在推理與證明的過程中，我一度以為找到了可安頓身心之所。然而，這份滿足終究短暫。四年之後，我雖仍敬畏這位理性之神，卻也清楚意識到：數學無法回應我靈魂最深的渴望。



於是，我帶著對形而上思索的失望，轉向現實世界的秩序，前往香港攻讀精算與投資碩士，期望在社會實踐中尋找更踏實的真實。這是我首次置身於一個文化和信仰上與我成長背景截然不同的社會。

這裡保障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卻少有人真正運用這份自由來探問生命的意義。在職場中，我看到一群衣著光鮮、談吐幹練的年輕人，看似前途無量，卻彷彿只是無聲運轉的機器。他們以效率與績效為唯一標準，依靠旅行與消費來獎勵自己。這一切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荒蕪與虛空——人的價值難道只能以生產力與消費能力來衡量？人生的目標真的是升職、賺錢與享樂嗎？

正是在這樣的掙扎與迷惘中，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踏入了教會。那裡的氛圍讓我既陌生又震撼——我遇見了一群與以往所認識截然不同的人。他們溫和、謙卑，滿有接納與關懷。我心中驚訝：他們為何會這樣？這真的是某種心理安慰，還是他們真的經歷了某種我未曾接觸過的真實？我無法理解，卻也無法否認心中的觸動。於是，我帶著疑問與好奇開始參加查經小組，只為弄明白他們到底「信」的是甚麼。

當我開始閱讀聖經，便一發不可收拾。耶穌這位人物，比我所見的基督徒更難以捉摸。祂

我特別喜愛閱讀詩篇。詩人以詩意與情感直擊靈魂深處，道出人心最真實的掙扎與盼望。  
I especially love reading the Psalms. The psalmists, with poetic beauty and raw emotion, strike directly at the depths of the soul, voicing humanity's most authentic struggles and hopes.

的言語看似平淡，卻直擊人心，經常顛覆常理；祂的行動融合神蹟與苦難、神聖與人性，無法被單一視角所囊括。當我讀到「道成肉身」時，彷彿一道光照入心中——原來，真理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位親自成為人的主，祂為罪人發聲，親自背負苦難，帶來救贖。這是我從未想過的可能性。耶穌彷彿一道強光，照亮我靈魂的幽暗，使我第一次真正看見自己的罪與有限，也重新看見身邊每一個人，無論熟悉或陌生都是按神形像所造，與我一樣寶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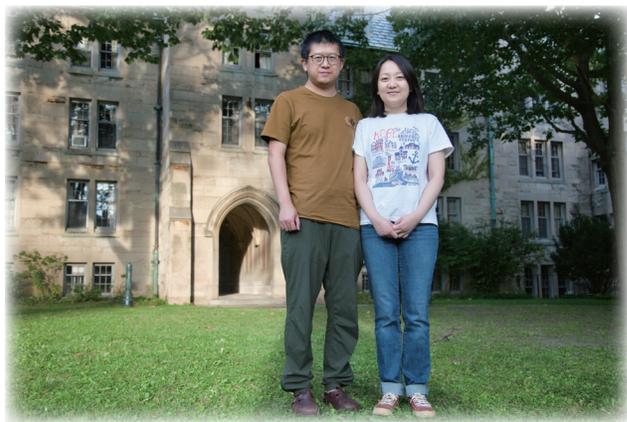
我特別喜愛閱讀詩篇。詩人以詩意與情感直擊靈魂深處，道出人心最真實的掙扎與盼望。我與詩人一同呼喊：「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也與詩人一同安歇：「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更與詩人一同宣告：「我們好像雀鳥，從捕鳥人的網羅裡逃脫；網羅破裂，我們逃脫了。我們得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我終於明白，看似我在尋找真理，實則那位成為肉身的真理在尋找我。祂親自來到我的生命中，使我從罪與虛空中得著自由，坦然站立在祂光明的同在中。

## 真理尋見了我

2012年5月，我在香港中國佈道會九龍迦南堂受洗歸主，這是我信仰旅程的起點。然而，我後來才明白，這條道路早已深植於我家族的記憶深處。我讀高中時，母親突患重病，在洛陽一間本地教會接受洗禮，並靠主得醫治。隨後，父親也常陪同她參加聚會。由於我當時寄宿在外，雖有所耳聞，卻知之不深。直到我受洗的那一天，母親才向我敘說她的故事：原來她早在少女時期便接觸過基督信仰，並曾參加家庭教會的聚會。可惜在文革期間，聚會被取締，信仰也被迫中斷。多年後，在病榻上，她再次轉向那位從未真正離開她的主。更令人驚喜的是，我們後來發現，我的外祖母年輕時曾就讀於一所基督教學校。即便晚年記憶衰退，她仍能輕聲哼唱《耶穌愛我》，並在彌留之際，在母親的禱告中安然歸主。原來，我竟是第三代基督徒。這條屬靈的血脈雖曾沉寂，卻未曾斷絕，在主的时间裡重新甦醒，靜靜流淌進我今日的生命之中。

更奇妙的是，我的一位內地朋友張勇，當時

在上海工作，因聽見我的信仰見證也歸信基督，並於2012年10月專程來到香港，也在迦南堂受洗。多年後，我驚喜地發現，他正是上帝為我預備的伴侶。婚後，在我的影響下，他也開始修讀神學。我們肩並肩同行於教會、小組與學術事奉中，一同在真理中成長。



我的生日按農曆是正月初九，道教傳統中這是玉皇大帝的誕辰，親友常說我天生有福。如今我才真正明白：我之所以有福，不是因為命運安排，更不是因為我自己尋得了真理，而是那位創造天地的主早已在我生命中鋪排每一步，讓我在尋找的過程中被祂尋見。祂引領我走過文化的斷裂、知識的掙扎與生命的轉彎，最終帶我來到這應許之地，使我在祂裡面找到那塊真正可立足的堅實之地。

## 為上帝的話預備道路

信主以後，我積極參與教會事奉，從粵語翻譯、查經帶領，到關懷普通話的慕道群體。在事奉過程中，我深感自己對聖經的理解仍嫌膚淺，渴望接受更深的神學裝備。於是，我報讀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主修聖經詮釋。五年間，我在中港兩地奔波求學，一邊全職工作，一邊清晨讀書，深夜備課。儘管身心俱疲，卻因主的恩典堅持到底，從未停步。

初入神學院時，我心存疑問：作為一位深受中國文化薰陶、並接受過數學邏輯訓練的學習者，是否能真正進入西方神學的核心對話？然而，這些背景不僅沒有成為障礙，反而成為神學思考的沃土。中國文化強調整體視野與關係倫理，使我更敏銳於啟蒙理性對信仰理解的限制；

回顧這段信仰與學術交織的旅程，我愈發體認自身的有限，也愈加堅定回應上帝的呼召。

Looking back on this journey where faith and scholarship intertwined, I have come to a deeper awareness of my own limitations and an even firmer resolve to respond to God's calling.

而數學訓練所帶來的邏輯與結構感，則幫助我以精密的進路閱讀神學文本。透過65學分的課程訓練，我在聖經、歷史與教義三方面建立了紮實基礎，並獲頒「聖經詮釋獎」，肯定了信仰與文化整合的努力。

當我以為神學的學習已經告一段落時，上帝卻再次呼召我踏上一條更新、更深的道路。2019年，我與張勇先生結為連理。張勇是一位獨立紀錄片導演。他對生命的熱情與藝術的直覺，使我學會更加欣賞上帝創造的豐富與人性的複雜。這不僅拓展了我的視野，也激發我在神學上的更深反思：新教傳統對罪的強調，是信仰核心之一，幫助我們正確認識人的墮落與對救贖的迫切需要。然而，在堅守這一寶貴真理的同時，我們是否也需要重新學習，如何以神學語言頌讚受造界的美善，肯定自然生命與人性尊嚴，使神學既不失去對罪的清醒認識，也不忽略上帝創造的榮耀與恩賜？

2019年，香港爆發激烈的社會運動。政治撕裂震動了教會，也深深觸動我對神學學習的理解。彼時，我在聖經詮釋領域已有紮實訓練，深信釋經對認識啟示與建構信仰至關重要。然而，面對社會的破裂與靈魂的呼聲，我愈發意識到：語境與語義分析雖重要，卻難以獨力回應歷史的重量。這樣的張力促使我轉向系統神學，重新閱讀如巴特（Karl Barth）與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等人的作品。他們的神學視野讓我看見：系統神學不只是命題的整理，更是一種在歷史中回應啟示的實踐召命，是信仰與現實之間的橋樑。自此，我渴望以聖經詮釋與系統神學為雙足，在時代中行出真理。

就在這時，我讀到了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倫理學》與《獄中書簡》。他那以「上帝在基督中啟示」為中心展開的神學，不但為自然生命提供了積極的神學理解，也肯定人類身體與情感的價值，這與我在新教傳統中對人性尊嚴與受造之美的追尋深深共鳴。尤其是在《倫理學》中，那句「我們必須為上帝的話預備道路」深深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如晨光破曉般的震動，使我意識到：若神學不能誠實面對人的現實處境，便無法真正回應上帝的呼召。

因此，我進一步攻讀中國神學研究院的神

學碩士（Th.M.），在洪亮老師（莫特曼的關門弟子）的指導下，撰寫了一篇以潘霍華的「身體歡愉」觀為主題的論文。該文從系統神學的視角進行建構性分析，並輔以釋經方法進行批判性對話。此篇論文榮獲2023年周聯華牧師紀念基金會佳作碩士論文獎。這項研究使我逐漸凝聚出神學思考的核心問題：「人是甚麼？」這個問題不僅承載我個人信仰與學術整合的軸線，也觸及中國教會與當代世界共同面對的根本課題。

在上帝的引領下，我帶著「人是甚麼？」這個問題，飄洋過海，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威克里夫神學院（Wycliffe College），專注於潘霍華的神學人類學研究。初抵北美，我立即感受到當地教會處境的張力：一方面擁有深厚的神學資源與制度傳承，另一方面卻深受世俗化與價值碎片化的衝擊。這樣的處境不僅拓寬了我的視野，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人」的處境與尊嚴，深化對神學人論的關注。這份思考逐漸轉化為具體的學術實踐。近年來，我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嘗試整合系統神學、倫理學與文化哲學，探索一種既深切回應中國語境，又能積極參與普世教會對話的人論視野。我的目標不僅是發表論文或完成學位，更是建構一種能餵養信徒、裝備牧者並辨識時代記號的神學語言。

回顧這段信仰與學術交織的旅程，我愈發體認自身的有限，也愈加堅定回應上帝的呼召。每一次提問與掙扎，其實都是對那句震撼我心的話語的回應：「我們必須為上帝的話預備道路」。這條道路，並非通往知識的高峰，而是引向那真實、破碎、充滿渴望的歷史現場。✚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現於多倫多大學威克里夫神學院攻讀系統神學博士。



# 挑戰生命 經歷翻轉

## —2024姊妹行軍紀實

天靈

### 起因：天時地利人和

早在賓州的時候，我就不斷聽到身邊的白人姊妹或單人上路或組團同行，奔赴西班牙的聖地牙哥朝聖之路（El Camino de Santiago）。獨行俠通常選擇自己背包前往，從起步之地，或一個月或更長時間，抵達嚮往已久的聖地——大西洋海岸的聖雅各教堂。我被她們的勇敢所折服，希望未來可以挑戰自己！

2022年，祖幸牧師開始參與弟兄行軍事工，其中有兩位是我過去在北大任教時的學生，他們不但信了主，還成為牧者或平信徒領袖。其中的吳海軍弟兄，在北大讀書時一直參加學生社團山鷹社，每年夏季都會去新疆、青海或西藏，攀登世界的不同高峰，挑戰生命的極限！這奠定了我的小小夢想——盼望有一天可以挑戰自己，野外登山或負重行軍！

### 從報名到預備：神的愛召喚我們

姊妹行軍始於2023年秋季，地點是北加州。我雖然報名，但因各種原因無法成行。然而2024年的姊妹行軍，從報名到預備，神都為我大開綠

燈。

在隨後的預備與自我訓練過程中，我已經經歷到神的愛和祂的呼喚，那就是走出自我的體能懷疑，走出自我心靈的不確定性，走出生命

變故帶給我的靈裡虛弱和徬徨，走向神的廣闊、信實和堅定。從康州的法明頓運河遺產遠足線路（FCHT，the Farmington Canal Heritage Trail）起步，我開始預備進入神在大山深處對我的呼喚，那是神自己對我愛的召

喚，引領我進入祂為人類、為我、為每一位祂所愛的孩子創造的家園——聖胡安山脈（San Juan Mountains）的懷抱！

### 從陌生到相聚：神的愛連結我們

經過整個夏季的預備，我們終於在2024年9月6日出發，奔赴科羅拉州。凌晨5點我開車前往康州BDL機場，中午經Denver機場轉機，下午抵達科羅拉多州大山裡的小機場杜蘭戈（Durango）。開著紅色吉普車的麗娜姊妹和營地主人Chet Russell分頭來機場接上我們從四面八方飛抵這裡的所有姊妹，奔向我們的目的，即



如果自己早認識神，就不會有那麼多傷心的經歷，為此她努力地與身邊的人分享信仰，分享神的愛。She often thought: if only she had known God earlier, she would not have experienced so much heartbreak. For this reason, she strives to share her faith and God's love with those around her.

名為「曠野呼聲」(Voice of Wilderness)的基督教負重遠足與退修中心。

我們14位分別來自康州、佛羅里達州、愛荷華州、伊利諾州、德州、加州的姊妹全部到齊。其中麗娜和凱瑞兩位白人姊妹是我們的領隊，她們與營地的主人一起安排我們的營地生活以及我們的行軍與宿營日程，還有我們每位身心靈所需要的美食與盛宴。其餘12位姊妹都是華裔，其中10位是中國大陸背景，另2位分別來自台灣和馬來西亞。

### 從猶豫到敞開：神的愛光照我們

我們14位姊妹的背景相差十萬八千哩，然而，作為共同背負神形像的人，作為同屬神國度的女兒，作為同時生活在人類墮落之後破碎世界中的人，我們的經歷驚人地相似，我們的人性面臨共同的掙扎與磨礪。但是，如果沒有真摯的分享，我們無法知道這一切。

#### 1、生命故事之一：人的盡頭，神的救贖！

9月6日在我們抵達營地的當天晚上，在深山裡營地的涼台上，在神所創造的清澈美麗星空下，我們的領隊之一凱瑞姊妹，就坦然地與我們分享她的生命故事。40歲出頭的她，看起來很年輕，但已經是6個孩子的母親，最大的26歲，小的12歲。她兒時在休士頓長大，並非來自基督教家庭。在她16歲的時候，同時經歷三件人生的悲劇——母親再度離異，自己未婚懷孕，最好的

朋友血癌離世。18歲時，當她第二次未婚先孕的時候，母親投奔新的男友，她沒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正是在如此孤單無助的時候，她開始尋求可以拯救她和孩子的命運主宰，但是她不知道這位主宰是誰？祂在哪裡？那時，她不想見任何人，也不與任何人說話。

但是，神知道凱瑞姊妹的尋求和需要，並讓她在醫院裡遇到一位牧師，給了她名片。然而她並沒有馬上去找那位牧師，而是在4個月後她再度懷孕，才自己走進了教會。可是，她因為未婚懷孕，遭到教會的拒絕，結果她8年沒有踏進教會的門，直到遇到她現在的先生。通過與現在先生的幸福婚姻，她經歷到神的愛與醫治，並重新回到教會。

凱瑞覺得，如果自己早認識神，就不會有那麼多傷心的經歷，為此她努力地與身邊的人分享信仰，分享神的愛。她本人為基礎教育的藝術課老師，業餘和假期時間為登山教練。這是她成為我們姊妹登山領隊的原因。

#### 2、生命故事之二：因為神，人生仍有夢！

第二天早餐後的晨曦中，在深山的密林裡，領隊麗娜姊妹向我們真摯透明地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麗娜兩歲的時候，就經歷父母的離異；父母雙方也很快再婚。她跟隨父親的再婚家庭生活，有一個幸福的童年。高中開始，家裡有了家庭聚會，並且她被呼召將來服侍中國的家庭教會。她的繼父沒有任何信仰，母親再度離異後，直到過



姊妹行軍日程雖短，但是我們所經歷的深度生命觸摸與釋放，是永恒的，是被神所紀念的。Though the schedule of the Sisters' Trek was brief, the deep encounters and release we experienced are eternal—remembered by God Himself.

世都是孤身一人，心中充滿傷痛。

麗娜姊妹畢業於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專業，大學期間她在暑期的時候到基督教營地工作，有了野外的教練經歷，因為兒時成長於科羅拉多州的山間。在營地工作期間，麗娜姊妹的信仰遭到質疑，她不確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暑期結束，回到校園，她開始讀經和禱告，並且接受門訓，成為真正的基督徒，最終經歷朋友與生活圈子的翻轉，從原來一起喝酒的朋友圈子轉入一起讀經的基督徒圈子。

大學畢業後，麗娜在美國參議院議員辦公室工作了6年，並且遇到了在白宮工作的律師，很快與之結為連理。雖然在首府工作，她沒有遺忘神的呼召，依然希望通過基督教機構去中國的長沙作英語教師。後來，神為她打開服侍東南亞和非洲的大門，也繼續給她在美國服侍中國姊妹的機會。這是她成為姊妹行軍屬靈領隊的原因。

麗娜的先生後來成為美國聖母大學的環保法律領域教授。他們結婚27年後，她的先生因為突發心臟病，於2019年過世。她有兩個成人的女兒，分別為28歲和26歲，一個在英國，以社會工作者的身分幫助受虐待的婦女和兒童；一個在波士頓，從事IT行業。她和女兒共同走過了5年半失去丈夫和父親的憂傷日子。如今，她再度遇到自己的摯愛，正在預備生活的新篇章。

## 生命故事無數：苦難中見證神榮耀

就這樣，在營地的篝火堆前，在行軍休息的羊腸小道上，在大山下支搭的帳篷外，在繁星點點的夜幕中，在晚霞映照的山谷開闊之地，分享生命故事，成為我們這次行軍的主旋律之一。

我們這群12位華人姊妹，多數都有不同的苦難遭遇和切膚之痛！很多傷痛都還沒有完全恢復或治愈，或者還在掙扎之中，參加這次姊妹行軍也是帶著很多暗自神傷的心境，以及不知道未來如何的迷茫和彷徨。大家也不知道生命故事的分享會是怎樣的情形？那些魂牽夢繞和難以啟齒的痛苦是否可以一吐為快、一吐為淨、一吐消散？還是繼續隱藏自我，獨自為痛苦所吞噬？

如果沒有神，我們這群姊妹都是痛不欲生的悲慘怨婦，在工作和學業上的所有成功與順利都無法彌補我們在情感、婚姻與家庭中所經歷的

創傷。然而，叫萬事互相效力的神，也是翻轉命運的主，為的是讓我們因著人間的苦難而歸向祂和依靠祂，叫我們這些歷經磨難的姊妹在祂裡面再度蒙祝福，得益處，並把榮耀歸向祂！一位姊妹分享：「如果沒有離婚，我不會認識神。」是的，神呼召「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太十一28），讓我們把所有生命重擔都交給祂！有一位姊妹，神使用她的小家庭來醫治她來自原生家庭的傷害。另有一位姊妹，神長年使用祂大能和豐富的話語，把她帶離死蔭的幽谷。還有一位姊妹感慨道：「不到一週的時間裡，神讓我通過各位姊妹的分享，而經歷到13種不同的人生。」

## 從出發到結束：經歷神愛無限

我們14位參加行軍的姊妹中，年齡最小的Jean出生於1989年，年齡最長的是61歲的Eunice和我。雖然我們在年齡上相差26年，我們的人生境遇不同，但是神都叫我們彼此傾聽，彼此關顧。每一次分享之前，我們都是在讚美的歌聲中預備自己向神、向身邊姐妹敞開心扉。每一次分享之後，我們都以傾心吐意的禱告結束。我們在敞開中被連接，在分享中得釋放，在傾聽中被開拓，在自由裡再出發。

在主裡，我們感到「一日如千年」（彼後三8）。姊妹行軍日程雖短，但是我們所經歷的深度生命觸摸與釋放，是永恒的，是被神所紀念的，因為我們是奉祂的名聚集和行軍，分享和相愛。我們行軍所登上的，不僅僅是神所創造的自然之山，更是神所挑戰我們要登的生命之山，爬坎坷生命的坡，行軍在痛苦的人生路上，經歷生命的高山低谷，甚至是死亡的幽谷，因為神要藉著這一切來賜下屬祂的生命力量，屬祂的生命高度，屬祂的生命更新。

沒有風雨，哪有彩虹？不經死蔭，怎會復活？姊妹行軍雖然結束，但是神向我們彰顯了祂對我們每一位姊妹永恒的愛——所有人生的苦難都無法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也都無法阻擋我們繼續在生命的路上行軍！

作者為恩福學者事工專員。

# 「窮」處遇見神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這樣一張圖，有關「窮」字的解析：寶蓋頭代表「固定的地方、單位」，「八」代表「工作八小時」，「躬」代表「弓著身子工作」，生動地勾勒出上班族在電腦前埋頭弓身工作的狀態。



這當然是搞笑的解讀，尤其將「八」解作「工作八小時」更是無厘頭至極。但若將這個解讀略微改一下，倒也算符合「窮」字的原意。

「窮」字的原意並非沒有錢（貧），而是「弓身於穴」——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代表窘迫、壓力、窒息感。身體受到極大的限制，幾乎到了盡頭；故此，窮也有「極、盡」的意思。

希臘文中「困苦、痛苦」一詞 στενοχωρία（羅二9，八35；林後六4，十二10）是複合詞：

στενο（狹窄）+ χωρία（空間），也是用空間狹窄來代表愁苦、窘迫，與中文「窮」的「弓身於穴」異曲同工。而希伯來文 צָרָה 也是如此，在舊約出現100多次（比如，民二十二26；申四30；詩三1，四1），可譯作「狹窄、患難/困境、敵人」。

雖然是完全不同的語言體系，但人類的思維模式總有一致性。畢竟都是神的受造物，何等奇妙！

再回到剛才的搞笑圖，思考上班族的境遇：其實，上班族的「窮」並非「貧」（很多人薪水不低），而是窘迫的處境、壓力、無助與窒息。辦公室可能並不狹窄，甚至窗明几淨，環境優美，但是電腦卻把上班族「鎖」住了。即使電腦屏幕很大，壓力還是將人「鎖」住了，無法動彈，如同「弓身於穴」。

如何擺脫「窮」的處境呢？唯有神、唯有基督的愛，才能帶領我們進入寬廣之地。「我在困苦中，祢曾使我寬廣」（詩四1）。被神尋到、得著，便能「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 讀信仰故事有感

李開穠

在《恩福雜誌》96期的「人物專訪」專欄中，耶魯榮休教授弗雷德的生命故事令我頗有感觸。表面上，他和家人過著快樂、謙卑又充滿愛心的生活，但實際上，他們承受過許多難以想像的苦難。令人敬佩的是，苦難並沒有令他們埋怨、苦毒，或自憐，而是用生命見證信仰的真實。他們以「身傳」勝於「言傳」，用具體的行動代替說教，展現了基督徒生命最有力的見證。

故事中的一幕令我最為感動。50歲時，他患了睪丸癌和腎臟癌，且要手術，一段時間無法工作。然而，師母卻把這視為傳福音的契機，勇敢告訴學生：「神是全能的，祂必照顧我們，也照顧你們。」他們能在患難中看到神的恩典，這是多麼美好的見證！

他們的三個兒子也經歷過重大意外。最小的兒子甚至因墜崖而癱瘓，但他們選擇看見神在其中的美意。另一個沉重的挑戰來自大兒子大衛，他因精神分裂症而長期受苦。弗雷德教授夫婦並未因此退縮，反而投入精神健康的事工。

整個故事給我極大的提醒：苦難並不會自動帶來成長，選擇的態度才是關鍵。弗雷德一家之所以能在黑暗中散發光亮，是因為他們相信神掌權，並願意把自己的破碎交託給祂。這樣的生命，不僅是真實的信仰告白，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有機會閱讀這些深刻而實用的文章，實在感謝主！

作者為本刊讀者，在神學院和機構服事。

(接封底)

## 認清那最珍貴的！

使徒保羅曾說：「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譯：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一9~10，和合本）

「分別是非」為什麼又可以譯作「喜愛那美好的事」呢？兩者的意思似乎很不相同啊！

其實，希臘原文動詞的意思是「試驗」（*dokimazein*），此處特指「經試驗後認定」。要認定什麼呢？正是「那最與眾不同的、最出類拔萃的事情」（原文用分詞作名詞，*ta diapheronta*），即「最重要的、最有價值的、最珍貴的事」。如此，更貼近原文的翻譯可以是：「使你們能認清那最珍貴的」，即，認定神是至高者，認定合神心意的事，擁有屬靈的洞察力。

歌詞說：「認清楚藍的珍貴」，似乎與保羅的教導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於特定的時代背景，作者所說的「藍」或有特別的政治意涵，這不是本文的聚焦點。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看見：無論在什麼時代，無論在什麼社會，人類世界都存在各樣的爭戰、衝突、仇恨。渺小的人能夠做什麼呢？唯有認清那最珍貴的，才不會被那次好的、甚至錯誤的、墮落的所迷醉。

## 「認清」與「認不清」的歷史

舊約的以色列歷史，就是在「認清」與「認不清」之間來回擺盪。

亞伯拉罕「認清」了：最珍貴的不是父家土地的安穩，而是那位向他說話的永生神；於是，他不惜離開本族本鄉，去往神所指示的地方。摩西也曾「認清」：神的呼召勝過一切，因此甘願在年老之際選擇經歷曠野的艱辛。約書亞和迦勒「認清」了：神的

應許遠大於巨人的威嚇；在眾人膽怯之時，他們仍舉聲勸勉：「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民十三30）大衛也曾「認清」：「爭戰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勝敗全在乎耶和華」（參撒十七45~47）。

然而，以色列人卻多次「認不清」。當「認清」的時候，他們謙卑、順服，從而蒙福；但當「認不清」的時候，他們驕傲、悖逆，以致於受罰、流離，在列國中被拋來拋去。

出埃及時，以色列人「認不清」，在曠野屢發抱怨，甚至造出金牛犢。士師時代，他們還是「認不清」，一次又一次轉眼去拜偶像，信仰逐漸「外邦化」，國中沒有王，不以神為王，各人任意而行。爾後，他們要求「立一個王，像列國一樣」（參撒八章），他們「認不清」：神才是他們的王。王國時代，大多數君王也「認不清」，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而少數能夠「認清」的君王，也多因晚年「認不清」而晚節不保。

歷史是一面鏡子。當我們照鏡子的時候，照出了怎樣的自己呢？

唯願我們都能認清那最珍貴的，不被黑暗迷醉，不隨波逐流，在亂世中站穩腳跟。✠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 在亂世中認清

程媽兒

「……使你們認定要緊的事；這樣，到了基督的日子，你們會成為純潔、無可詬病的人。」（腓一10，新漢語譯本）

當今世界正處於劇變中，光影紛亂，山河動盪。*Our Civilizational Moment*一書如警鐘長鳴，揭示西方世界正走在信仰崩塌、價值觀遷徙的邊界。而剛剛落幕的第二屆漢語公共神學會議，也以「亂世舛途、光燭我徑」為主題，呼籲基督徒在糟糕的時代活出美好的見證。

文明失落，信仰失根，亂世中的滄海一粟，個人力量微不足道，當何以自處呢？

### 這是個什麼時代？

《藍與黑》是作家王藍1958年所著的長篇小說，被譽為四大抗戰小說之一，講述了抗戰時期亂世兒女的悲歡合離。作為老電影的忠實影迷，我對這部小說的瞭解起源於影視舞台——從1960年代初康樂總隊的話劇，到1966年邵氏的電影，再到1970年的台視電視小說，又有1985年的華視連續劇。

前不久在一個懷舊頻道聽到了同名歌曲《藍與黑》（1966年電影的插曲），其中有這麼一句歌詞：「這是個什麼時代？這是個什麼社會？為什麼給了我們藍，還要給我們黑？認清楚藍的珍貴，不要被黑暗迷醉！」配著深沈、婉轉的曲調，瞬時間，令我深有感觸。

時光流轉，數十年已過去。雖然事過境遷，人類卻從未脫離戰火與衝突；而亂世的主題，也始終為世人留下省思與回響。「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一9）！歌詞中振聾發聵的詢問，也可以成為如今我們面對的問題：現在是個什麼時代？是個什麼社會？什麼是我們應當認清楚的呢？

（接封底裡）